

著 吾 健 之

雨 霞 彩 雲



刊 店 書 星 舞



# 雲彩霞

· 第五幕集 ·

李健吾



寰星圖書雜誌社

上海·武昌

006491

編主泉范

書叢學文星寰

集一第

蕭紅：呼蘭河傳（長篇）

臧克家：擁抱（短篇）

范泉：創世紀（散文）

李健吾：雲彩霞（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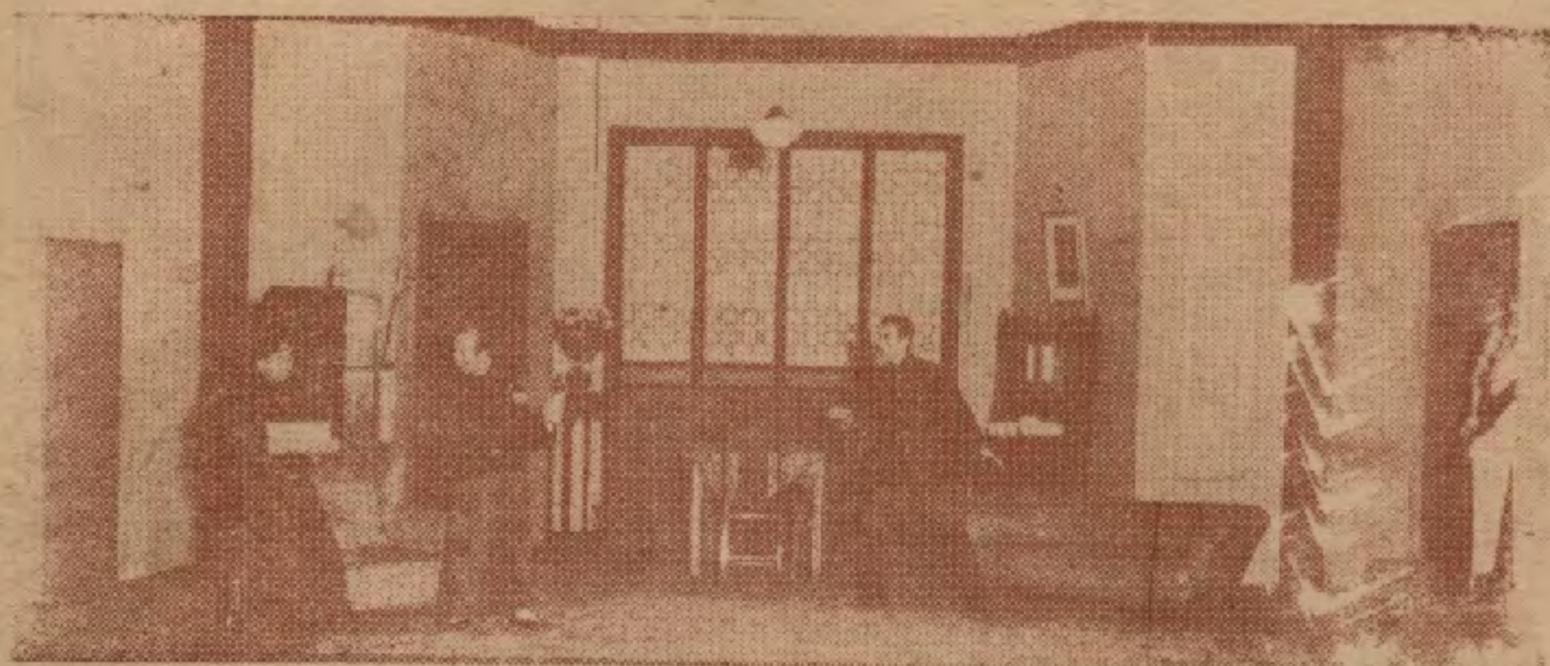
第一幕



第二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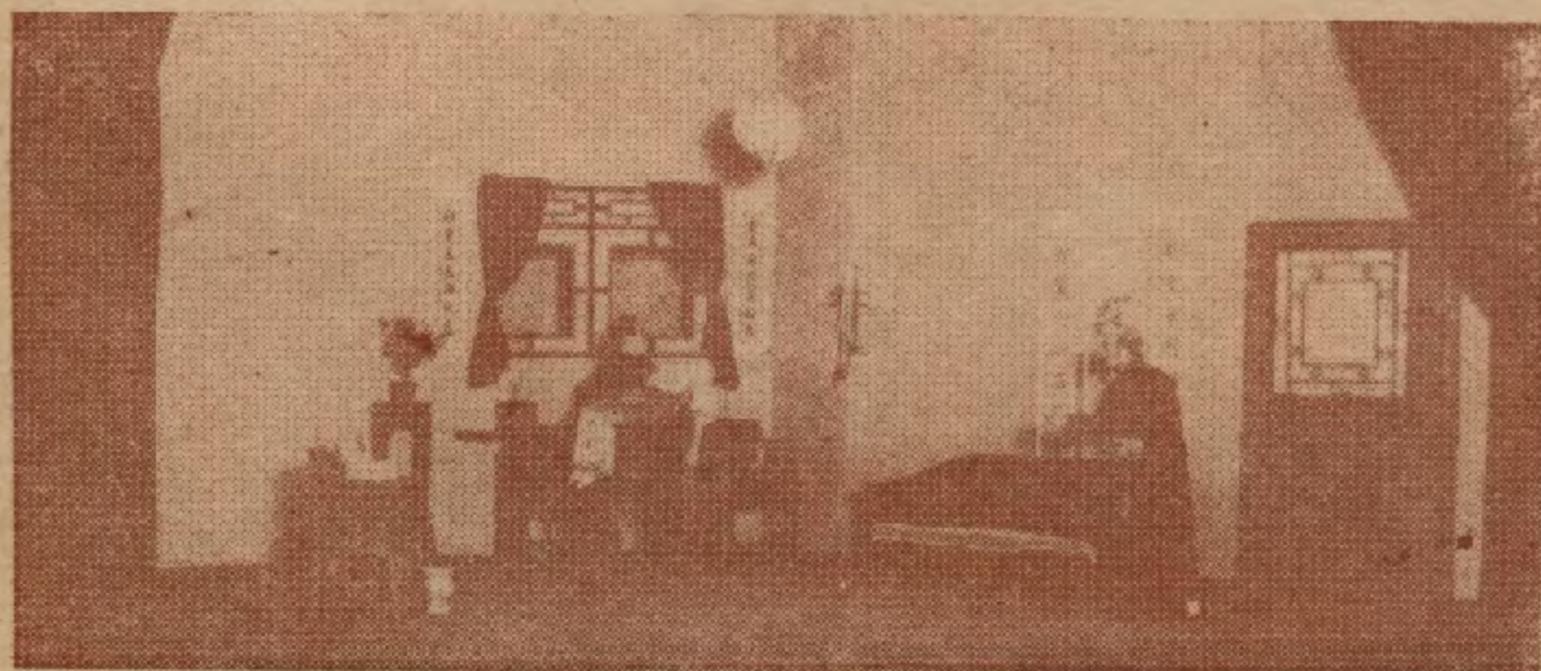
第 三 幕



第 四 幕



第 五 幕



## 雲彩霞

——本劇未經作者同意，不得上演或攝製電影。

雲彩霞即是法國司克芮布 Scriba 的 Adrienne Lecouvreur 成於一八四九年。司氏是舞台劇的創始者。看雲彩霞的第三幕和第四幕，就明白他當時在舞台上走紅的原因。他不能深入他的人物性格，所以技巧雖高，愛莫能助，僅止於此。但是和後來祖國的劇作者薩度 Sardou 相比，他顯然更想抓牢一點東西，一點可以永久的東西，雲彩霞便是一個強有力的物證。

這可憐的熱情的女戲子，真有其人，生於一六九二年，死於一七三零年。她的遭遇和劇本所演相去無幾。

改編這個劇本，當然稍有用意，擬造一個紅伶的浪漫故事，正也是在敵偽虎視眈眈之下的一種苦心。當年在上海幸得朱端鈞兄導演，成績優異，僅僅飾琴師的異方已成古人，堪稱恨事耳。

——改編者附誌

人物：

辛愛·黃台吉  
 陳師范  
 屠子光  
 王景福  
 張四虎  
 吳玉林  
 高俊山  
 司賬的  
 丑乙  
 丑丙  
 楊小樓  
 譚鑫培  
 催場的  
 管茶水的  
 應差的  
 龍套甲  
 龍套乙  
 龍套丙  
 兩個跟包的  
 男僕們

和什托落蓋王子  
 某大銀行董事長  
 食客  
 雲彩霞的琴師  
 即丑甲，飾真武大  
 飾金槍將徐寧  
 飾金眼耗子  
 飾假武大  
 飾胡大炮

時代：民國初年

地點：北京

男客們  
 雲彩霞  
 陳師范夫人  
 金夫人  
 女伶甲  
 女伶乙  
 女客甲  
 女客乙  
 女客丙  
 女客們  
 女僕們  
 使女

第一幕 某星期六，上午，陳公館，客廳。  
 第二幕 當夜，第一舞台，後台。  
 第三幕 當夜，陳師范小公館，飯廳兼客廳。  
 第四幕 次日，下午，陳公館，客廳。  
 第五幕 當夜，雲彩霞住宅，客廳。

## 第一幕

陳師範的客廳，富麗堂皇，左側一門，通書房，右側一門，通內室。正中一門，通外院。屠子光一個人坐在沙發吸煙看報，陳師範夫人由右上。

陳夫人 原來是子光，我就說，誰一清早兒在客廳坐着。

屠 (急忙拋下報，放下烟，站起) 太太好。

陳夫人 報上有什麼新聞嗎？

屠 報上什麼也沒有，倒是我還有一兩件。

陳夫人 (坐下) 請講。

屠 今兒個晚晌，第一舞台唱義務戲——

陳夫人 這也算新聞？

屠 您不曉得，壓軸兒戲是四郎探母，角色配得再整齊沒有了，叫天兒的四郎，王瑤卿的公

主，陳德霖的蕭太后，龔雲甫的余太君，朱素雲的楊宗保，王長林的國舅，王鳳卿的六郎，時小福的四夫人，光這齣戲，就夠人流哈拉子的！這還不算，頂希罕的是，大軸兒挑了兩個女的來唱，男女合唱，在北京還是破題兒第一回！雲彩霞跟劉喜奎合唱五花洞，雲彩霞的真潘金蓮，劉喜奎的假潘金蓮，兩雌相遇，誰也不讓誰，那個精采就甭提了。

陳夫人 這——我老早就知道——喂請你看看我的頭髮，好像有一根針要掉下來。

屠 讓我看。（幫她整理頭髮）大街小巷，就沒有一個人不在談着今兒個晚晌的義務戲，說不定大總統也得騰出工夫去看。

陳夫人 瞎白！他老人家才沒有這閒心情哪，你的手怎麼啦？

屠 我呀，我的手直不由自個兒在撻。

陳夫人 那麼大的一個男人，撻攷什麼？

屠 （幫她理好頭髮）我這麼大的一個男人，這屋子可就是您一個人，您一個人，我摸着您的頭髮，您香噴噴的頭髮，我的手有不撻攷的！

陳夫人 別瞎扯了！還有什麼好玩意兒……

屠 這還不夠好玩兒的，別的不說，雲彩霞和劉喜奎平時誰也不肯下誰，一個人挑一個班子，一個在廣樂，一個在文明，一年到頭打對台，現在可好了，在一個台子，演一個角兒，你也金蓮，我也金蓮，就憑這一下子，全北京城都得轟動。雲彩霞是個萬人迷，可是劉喜奎也不示弱，有的是大人先生捧場，還有好些位太太小姐夾在裏頭替她撐腰……舉個例來講，您陳太太就是！

陳夫人 我是？

屠 嗯！可是人家說起來都覺得奇怪，有的人簡直還要笑話你。

陳夫人 （儼然）笑話我什麼？

屠 （机隍）這，我不大好出口。其實，不講也好，我犯不上……

陳夫人 你有什麼不好出口，你得啦，乾脆點兒，別假招子啦！（站起）你不講，我可不奉陪了。

屠 好啦，急性子的太太，你自個兒想想看，您是大總統的親外甥女兒，父親在前清是軍機大臣，像您這樣一位金枝玉葉的千金小姐，我們董事長會不放在心上，就說不放在心上也，也得挑個像樣兒的女人才好！



陳夫人（截短）想不到是劉喜奎，一個唱戲的！

屠（驚奇）您怎麼知道的？人家都還以為您瞞在鼓裏頭，不敢同您講，想不到您倒已經知道了。

陳夫人 董事長送了她許多珠寶，還送了她一輛馬車……

屠 不錯！

陳夫人 還送了她一所小房子……

屠 不錯！

陳夫人 靠近太平橋，七爺府那邊。

屠 怎麼！您全知道……

陳夫人 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別瞧董事長是董事長，他有名兒嗇刻，從光緒到現在，他換了不知道多少花樣，一會兒興發了要幹實業，一會兒興發了要幹鐵路，一會兒興發了要幹外交，現在呀……

屠 現在更好了，不知道那兒來的那股勁兒，要幹什麼化學。

陳夫人 他這人呀！是樣樣兒想來，樣樣兒稀鬆。

屠 可是化學，算那門子學問呀？抓點兒鹽，再抓點兒醋，再攪點兒水攪和攪和，這也值得破

費一腦門子心思！

陳夫人 你聽我講。現在可不同了，這一年，自從捧上了劉喜奎，對我才叫大方哪。

屠 捧上了劉喜奎，就對您大方哪，這兩件事怎麼連得起來呀？

陳夫人 捧劉喜奎的是我男人，這不就連起來了麼？董事長一覺得我起了疑心，他就趕快想法子彌補一下破綻。想法子就得大方，就得破財，自古以來如此。至於劉喜奎那邊呀，哼！她才馴順哪，董事長所作所爲，她一五一十全報告給我聽。

屠 原來是這麼回子事。我就說來的。有人來了。是董事長，還有金太太。

陳夫人 （迎上前去，向進來的金夫人）什麼好風兒把你吹來的？大清早兒出門，你可趕上了

早班兒。（陳師範陪着金夫人進來）

陳 金太太有事煩你。

陳夫人 看你這老實頭，金太太有事只要吩咐一聲就成，還用得着什麼煩不煩的？（向金夫

人) 你們倆怎麼會碰在一起的? 我丈夫我有兩天沒有看見了。

金夫人 在總理衙門, 我姑夫那兒。

陳 我昨兒晚嚮在張總理那邊用的晚飯, 喝多了酒, 就睡在他那邊了。你們猜怎麼樣, 張總理對於化學很感興趣! 日理萬機而不息, 雖百萬人吾往矣。總理足足同我談了兩小時, 我們提出一個口號, 那就是化學救國。

陳夫人 你們沒有談到這個酸那個酸?

陳 談到了的。

陳夫人 我就說你怎麼酸溜溜的。

陳 我們還談到一種化學品, 是陸軍部新近尋到的一種東西, 送到總理那邊, 總理分出一

點點兒給我, 請我分析一下它的成分: (向走進來的男僕) 捧好! (男僕端着一個小匣進來)

陳 好! 你把匣子放到那邊几子上。(男僕放好小匣, 退出)

陳 這匣子裏面裝着一種藥, 一種可怕的毒藥……

陳夫人 到底是什麼東西?

陳 一種放毒氣的東西，人只要往鼻子裏頭吸一點點兒進去，就會把命送掉的。

陳夫人 (走向小匣) 天下會有這種怪東西，讓我聞聞看。

金夫人 (同樣覺得有趣) 是的，聞聞看！

陳 (阻止) 千萬動不得！聞聞看！你們簡直是玩兒命麼！只要拿這藥粉往絹兒上，往花兒上，隨便什麼小東西上，彈一點點兒上去，聞了的人起初覺得頭有點兒暈，慢慢不由自主就神旺了，胡言亂語一陣子，倒下去就咽了氣。陸軍部是從一家使館拿來的，說是將來打仗就許要用這種毒氣。是真是假，等我化驗過後就知道了。

陳夫人 好極了！不過，請問，昨兒個你在外頭幹些什麼，難道一整天全是化驗這東西來的？

陳 (發楞) 這……

陳夫人 我打電話到銀行，說你這兩天就沒有去。

陳 (低聲向屠) 太太大吃其醋……

屠 (同樣低聲) 怎麼辦？

陳 (低聲) 我有辦法。(高聲向陳夫人) 幹些什麼？太太，這你還用起疑心？我昨兒個一天在爲

你忙，要今兒個給你——（取出一個講究的寶石盒，獻給她）請看。

陳夫人（急切）什麼東西？

陳（低聲向屠）怎麼樣？女人們一看見這東西，就是天塌下來，也不管了。

陳夫人（打開寶石匣）一付鐲子鑲着一匣的金鋼鑽，又大又亮……

陳（向屠）我們現在可以談談這個毒氣了，分析這種東西，子光，你聽我講，必須十分小心……

屠（向一旁嘆氣）又是化學！（陳興高采烈地指着小匣爲他解釋，他只得有氣無力的聽着）

陳夫人 金太大，你看這鐲子多精緻！

金夫人 多亮掃！那兒來的這麼好的金鋼鑽兒，市面上就別想看見！

陳夫人（向屠）來呀！子光，你來欣賞欣賞我這付新鐲子。

屠 我欣賞！我沒有那種福氣，我在聽董事長分析那……

陳 是呀，我正在分析給子光聽……他不懂，不過，沒有關係，我打開匣子給他看……

屠（阻止）用不着；真的用不着，一星星兒就會送掉性命，不是鬧着玩兒的，我犯不上。我還

是不懂的好……不過，董事長講好了，我在聽着。

（他們走開，繼續低聲談論下去，兩位貴夫人攜手坐在沙發上。）

陳夫人（把鐲子戴在手腕）金太太，對不住，這半天就沒有機會讓你講話，現在，你講好了，只要我辦得來的事，我一定辦得好好兒的。

金夫人（坐好）我要同你講的是……你知道，我看戲也就是逢場作戲，可是我看了一次雲彩霞以後，我不但成了戲迷，還成了雲迷，人家一來就說才藝雙絕，才貌雙全，雲彩霞呀，可真是說才有才，說貌有貌，講到藝，那就更不用提了。

陳夫人 怎麼樣？

金夫人 方才在總理我姑夫那邊，我聽董事長誇口，明兒個下午你們府上舉辦了一個茶會，雲彩霞答應來清唱一段兒，她真的答應了來嗎？

陳夫人 怎麼樣？

金夫人 她要是答應來清唱一段兒，那簡直是天大的面子，平常能够把他接到家裏坐坐，就老大的不易了。

陳 (走向他們) 我們的確請了她的。(他在陳夫人旁邊站住。屠走到沙發後邊。)

陳夫人 我們請是請了他的，她也答應來，不過，金太太，我可不像你那麼熱狂，把她當作活寶貝似的。在我看來，劉喜奎要比雲彩霞好多了。別的不說，戲演的正派。她演的戲跟余紫雲是一路子，陳德霖也誇他規矩。講臉子麼，劉喜奎也够媚的，去年不就有一個看戲的跳上戲台香了她一下子，讓官廳逮了去，坐了三個月監牢！

屠 那傻小子可不是我們董事長！

陳 笑話！

金夫人 那時候你頭一個主張嚴辦！

陳 我主張嚴辦？金太太弄錯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

屠 (接下去) 整飭風化，對不對？

陳 對！對極！

陳夫人 我捧劉喜奎，不爲別的，她的戲是正路子戲。可是雲彩霞，據說雲彩霞跟梅巧玲是一路子，講究的是表情，那算得了什麼，至多也不過是一個梅蘭芳！

金夫人 話不是這麼講。單看雲彩霞那個紅勁兒，就是梅蘭芳也得讓她一步。

屠 那還不因為她是女人！

金夫人 才不是哪，單就我說，我喜歡雲彩霞，一點兒也不為的她是女人。

陳夫人 說的是呀，隨便走到那兒，都講的是雲彩霞。鋪子的夥計也是滿嘴的雲彩霞，我的老媽子，我的馬車夫，我的裁縫，就別想有一個人不叨叨雲彩霞。我頂討厭的那位湯太太，一來就擺她男人是參議院的院長，居然明兒個想請雲彩霞到她府上做客，你想想看，我能夠把風頭讓她出，我就別想活着啦！

金夫人 所以——

陳夫人 所以我這七天拚命在雲彩霞身上做文章，我滿以為她不會答應來，那我就丟足了人，可是，昨兒個我接到她的回信，信裏說她到時候一定來。

金夫人 她有信給你！給我看看好嗎？

屠 怕不是她親筆寫的。

金夫人 那有什麼要緊，只要是她的信箋就成。聽說她單有一種信箋，上頭印着一片淡淡

的玫瑰紅雲彩，才叫雅緻！

陳夫人 噢！我倒沒有注意。（從几上揀出一個信封，抽出一張短箋看）可不是，怪講究的，她不是原來姓雲？這個姓兒很少見麼。

金夫人 聽說他父親在前清還做過一任知縣，不知道怎麼一來她就唱了戲。

屠 也許是旗人。

金太太 我倒不管她是旗人是漢人，她有本事叫我入迷，那就不容易，好陳太太，你拿你手裏那封信給我看一眼。（接過信來）怎麼樣，我說一朵雲就一朵雲，小字兒多秀氣，那兒像一個男人代筆，一定是她親筆寫的好，陳太太，我替你保存這封信吧！

陳夫人 我連信封兒一道送你。

金夫人 你待我太好了。（將信收入手提包，向陳）其實我還算不得雲迷，你們不曉得王香老的事，那才好笑咧，他老先生是天下第一號的老頑固，到如今還留着辮子不肯剪，人家講到「民國，正人君子也就是剩下他這麼一個，還有半個是辜鴻銘，他本來也是一個，可惜他答應蔡元培到大學去講書，結果就成了半個，就是那位正人君子的王香老，親自跑到

雲彩霞那兒辦交涉，要她好好兒把兒子還給他！臨了你們猜怎麼樣？他老人去的比他兒子還要慇懃。聽說雲彩霞要他老人家翦辮子，他遲難了兩天，心一狠也就答應了。

陳夫人 天下有這種事！（向屠）你瞧你這人！這麼好玩兒新聞你就不知道講給我聽！

屠 您捧的是劉喜奎，我怎麼好給雲彩霞幫場呀！

金夫人 好玩兒的新聞多着哪！瑞蚨祥東家有一天給他的老太爺做陰壽，約下雲彩霞來唱堂會——

屠 這我也知道！雲彩霞臨走的時候，把她的戲份子和賞錢全給了大門口一個年輕的叫化子。

金夫人 不對，不是叫化子，是瑞蚨祥東家的遠房姪子，一個窮親戚，考進了學堂沒有錢繳學費，坐在大門口流眼淚，恰好叫雲彩霞看見了，後來瑞蚨祥東家曉得了這事，氣得在牀上躺了半個月，說雲彩霞不應該當着許多人剝讀如（「巴」）他的臉。（看手錶）可不早了。倒說，陳太太，你明兒個的茶會許我來，不嗎？

陳夫人 當然。這還用問。

金夫人 是下午幾點鐘？

陳夫人 四點鐘。

金夫人 好極了！我一定早點兒來，好看雲彩霞一個仔細。說是比本人上了戲還要好看。明兒個見！

陳夫人 你不多坐坐？

金夫人 不坐了，我表弟昨兒個從張家口來，我今兒個請他吃午飯。（走到門口，站住，回轉身）

對啦！說起我表弟，你們曉得誰跟他一塊兒來的？

陳夫人 你說罷，金太太。我們這位子光先生，一天到晚幫我解悶，可是一天到晚沒有好話說！

屠 （辯護）我沒有——？

陳夫人 你別的沒有什麼，就是老落（讀如「拉」）在人後頭。（向金夫人）你說，誰陪你表弟一塊兒來的？

金夫人 辛愛黃台吉，新疆阿爾泰什麼地方——

陳夫人（帶着感情）和什托落蓋的王子！

金夫人 就是他！去年冬天他在北京，家家把他當做活寶貝搶，東也請他，西也請他，他就沒有好好兒在家裏用一頓飯，這次他偷沒聲地又來了。去了一年，又回到北京來了。

屠 人家那麼講，可是誰也沒有看見他。

金夫人 我親眼看見的，我表弟跟他住在一塊兒，說好了今兒個來看我的。

陳夫人 這麼說起來，一定是真的了。

陳 這孩子到那兒，那兒就出亂子。

屠 可不是麼！他這回不敢露面，不是沒有來由的。你們不曉得，去年他走的時候，欠了一屁股債。悄不作聲，人就沒有影子了。光是一家山西錢莊，我就知道他欠了人家五萬現洋沒有還。他回到新疆也沒有叫字號把錢撥過來，你們看罷！老西兒愛財如命，不是好惹的，弄急了，什麼把戲不會幹出來！老西兒把他當做真王子放債——

金夫人 他是真王子。

屠 我也沒有說他假。可是，錢是人的臉，錢是人的膽，憑他王子不王子，窮光蛋照樣兒是窮

光蛋。

金夫人 蒙古人像他那樣兒文明的，倒是一百個裏頭也沒有一個。

陳 他從小兒在伊犁唸書，後來伊犁歸了俄羅斯，他父親爲了討好俄羅斯起見，就索性把他送到莫斯科上學。所以他吃的穿的，比洋人還要洋派，仗着人聰明，走一處學一處的話，人就聽不出他蒙古人的濁臉濁調。有一年，他到庫倫朝見活佛，活佛差點兒把他收做乾兒子。

金夫人 你們不知道，那一年西太后逃難逃到陝西，他父親帶着他到長安勤王，他也不過就是十三四歲，西太后看他少年英俊，跟他父親約好了做兒女親家！

屠 可是他現在也二十八九歲了，一直還是光棍兒！

陳 端王發配到新疆，他父親差他帶了十來名蒙古兵去迎接，在巴爾庫山附近，有一百多土匪打劫，他把一百多土匪收拾了一個乾淨，回頭再一看，他那十來名蒙古兵早溜的一個也不見了。

屠 他們講，他十二歲的時候，一大隊土匪佔了承化寺，官兵去收復，他也夾在馬隊裏頭往

前衝，一個人，才十二歲，一下子搶了……

金夫人 一座城？

屠 一個土匪的姑娘，長得又壯實，又好看。

金夫人 可不得了！

屠 十二歲就這麼荒唐，大了可想而知。

金夫人 西太后要是不死，他自個兒要是不跟外蒙古作對，他說不定就成了「薛平貴」，做了駙馬爺又做了皇上！這回他回到和什托落蓋，俄羅斯皇帝派了大媒去說親，你們猜他怎麼回答人家使臣的？

陳夫人 他怎麼回答人家的？

金夫人 他說他有一個女的在北京，俄羅斯麼？他乾脆的謝絕了。

陳夫人 （帶着感情）當真？

金夫人 你要是不相信，你自個兒去問他。再見啦，陳太太。（男僕自外上）

男僕 （呈上名片一張）辛愛黃台吉王爺。

金夫人 是他！我不走啦！

（男僕退下，大家奔出迎接，才聽見一聲「陳太太沒有出去，」——辛愛黃台吉就進來了。他穿着身俄羅斯式的衣服。）

屠 和什托落蓋王子千歲，千千歲。

陳 將軍回來啦……

辛愛 （欣然）你們都好……我常對俄羅斯人講，漢人的禮貌多少總帶着點兒嘲笑的意思，你們可真應了我的話！

屠 難道和什托落蓋沒有推你做王子？

辛愛 用不着推我做王子，我本來就是王子。可是和什托落蓋不見得就是我的。是不是我的，小說裏頭講得好，且聽下回分解。

陳 將軍府的將軍總有你作。

辛愛 謝天謝地，直到如今，我還沒有去將軍府報到。我是一個光桿兒，手底下沒有半個兵，我寧可在沙漠地裏打轉轉，也不高興待在北京領乾薪。

金夫人 你有外蒙古的活佛做靠山，你還怕什麼？

辛愛 妙的就是活佛恨不得把我逮到庫倫，五牛分屍。西伯利亞鐵路，蒙古大道，就是這北  
京城，他全派好了祕探，探聽我的下落。

陳夫人 你怎麼得罪他的？

辛愛 我得罪他？難道你們北京城就是座死城，除掉陞官發財玩兒樂，真就一無所知？  
得罪我，應該發脾氣的是我不是他，差不多從大元以來布爾根就歸我祖先管轄，可是去  
年冬天，外蒙古趁我不在鄂托克——鄂托克就是部落的意思——硬把布爾根搶去，說  
是應當歸科布多管轄。布爾根緊挨着科布多，有一條河就叫布爾根河，一直流到布倫托  
海。我父親年紀大了，不肯多事，叫我不要和外蒙古爭論，我呀，我可不幹！阿爾泰山以西是  
科布多的以東是阿爾泰的，布爾根在阿爾泰山以東，以東就是阿爾泰的。去年回到新疆，  
我沒有和我父親商量，偷偷帶了五百馬隊，半夜趕到布爾根，一槍沒有放，我又把布爾根  
搶到手。

屠 真有你的。

辛愛 我在布爾根鎮守了半年多，活佛派人來調停，要我到庫倫走一趟，我理也沒有理他。可是，有一天晚晌，趁我不防備，科布多派出一大批人馬團團把布爾根圍住，我的人馬跑了一個精光……我跑到父親那兒搬救兵，他說我給他闖下大禍，見也不見我，叫我連夜離開他的鄂托克。他不承認我是他的兒子。我趕到烏魯木齊申請。我要兩營兵。那位老奸巨猾的督軍送了我一千兩銀子做路費，叫我到北京想辦法。

陳 你這回到北京是請救兵來的？

辛愛 走到包頭，一千兩銀子用得剩下了半兩銀子，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就在棧房裏碰見了金太太的表弟，他幫我買了一張頭等車票，我們就結伴兒到了北京。

陳夫人 聽你的話，你身上是一個錢也沒有。

辛愛 錢是沒有的，臭蟲倒不少。

陳 你還是去將軍府報個到，把這一年多的薪水領下來再說。

辛愛 去報到也沒有什麼，不過，我這麼一正式報到，庫倫的活佛向政府裏要我這個人，倒叫政府爲難了。

屠 老西兒那邊也許還肯放賬？

辛愛 除非你做老西兒。

陳夫人 不管怎麼樣，明兒個下午四點鐘我有一個茶會，你一定得來。

辛愛 我一定來。

金夫人 明兒個茶會有一個特別節目，千萬不要錯過，你可以看見雲彩霞，聽她清唱，聽她說話。（辛愛若有所解）你認識她嗎？

辛愛 （謹慎）一點點，上次我在北京……

金夫人 雲彩霞一年比一年紅，現在就是梅蘭芳也得甘拜下風，她比梅派還要梅派，天生的好嗓子，又清、又圓、又潤、又甜、還一點兒不費力氣，聽她唱戲，你就不知道她是唱戲，那才自然哪！

陳夫人 看你把雲彩霞說的！

金夫人 （向辛愛）陳太太是不贊成雲彩霞的，她以為劉喜奎比雲彩霞好。死板板的，唱腔兒也變不出來新花樣，劉喜奎好在什麼地方，真是天曉得。

陳夫人 我們倆辯也辯不清，還是問問第三者的好。

金夫人（向辛愛）那麼黃台吉你說，劉喜奎好，還是雲彩霞好？

辛愛 我？我太太不夠格兒了。我是一個武官兒，就知道衝鋒陷陣。我又是你們所謂的一個韃子，一竅不通……

金夫人 沒有的事，你想瞞人呀，辦不到。（向陳夫人）我表弟對我講，黃台吉王子可真不得了，他發見他在火車裏看牡丹亭，三國演義……還聽見他嘴裏唧唧哼哼地唱，仔細一聽，是武家坡的西皮原板……

陳夫人 明兒個就請黃台吉給雲彩霞配一段兒罷。

金夫人（看手錶）唉呀！可不得！我得走啦！我還得到東昇祥看一趟料子。黃台吉，你跟我一道兒走，好不好？

辛愛 我趕午飯來，

金夫人 那麼，屠先生，你陪我選一件衣料去。

陳（挽住屠）不成，我不放，我有一個實業計劃要講給他聽。

屠 (垂頭喪起,低聲向陳夫人) 你聽見沒有?

陳 明兒個上午有一個討論會,我要提出來給大家報告。子光得幫我潤色潤色辭句。(向

屠) 你跟我到書房去。

金夫人 好罷!再見!(向陳夫人) 明兒個下午一定的。(向辛愛) 是給你接風,別叫客人們久等!(金夫人由中門下,陳挽着屠由右門下。)

陳夫人 (直等門全關好了,急性走到辛愛面前) 你可回來啦!這半年,你沒有一封信來,我還以為你怎麼的了哪,方才要不是金太太講起,我做夢也想不到你會回北京。

辛愛 我昨兒個下得車,今兒個早晌就來看你……

陳夫人 你當天沒有看過別人?

辛愛 我到國務院去了一趟,那位祕書先生聽完我的報告,並不表示歡迎……後來我又去了一趟陸軍部……他們把我推到蒙藏委員會……一點兒希望也沒有!

陳夫人 (雙關) 不是全沒有希望。

辛愛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陳夫人（眼睛很早就釘着他領襟的一小枝玫瑰）這一小枝兒玫瑰，我想該不是國務院的祕書或者陸軍部的什麼人送你的罷？

辛愛（不安）我就沒有想到這個，什麼也逃不出你的眼睛！當然不是！

陳夫人 那麼是誰給你的？

辛愛（笑）誰給我的才不對！是我買來的，我住在北京飯店跟上次一樣，在北京城的正中心，去什麼地方都方便。聽戲呀，跳舞呀，買東西呀，逛前門大街呀，看朋友呀，全合適。今兒個早晌，我離開北京飯店的時候，一個賣花兒姑娘，長得很好看，我不騙你……她硬把這一小枝花兒給我戴在身上……

陳夫人 外國人拿玫瑰表示愛情，好像是？

辛愛（急忙）是呀。因為我想到今兒個早晌要來看你……

陳夫人 你就買下了，是不是？

辛愛 是的。

陳夫人 多好的紀念！你做什麼也想到我……你太……太多情了。你把花留給我做紀念

……做久別重逢的紀念，好不好

辛愛 （杌隉之至，把花取下獻上）這在我是求之不得！

陳夫人 （伴爲欣賞）美極了，香極了！勿怪外國男人像我們女人一樣喜歡戴花，真招人愛麼，（向辛愛）你們做男人的十個有九個不值得我們關心，可是不幫你好好兒盤算盤算，心裏又覺得不過意，倒像對不起人的是我們女人。你方才講，國務院的祕書不大歡迎你。

辛愛 簡直不歡迎。

陳夫人 我今兒個下午到總統府去一趟。你不是只要兩營兵嗎？大總統會叫新疆的督軍撥給你的。

辛愛 我怎麼樣謝你才是！

陳夫人 謝我，這枝兒玫瑰就夠了！

辛愛 （如刺在背）趕晚晌我再來聽你的回音……

陳夫人 這兒不好，趕晚晌這兒全是客人，我就別想閒下來。還有我男人……你就別想我能夠騰出身子跟你說一句話。你聽我講，董事長給劉喜奎買了一所房子，在太平橋七

爺府那邊，一個小花園子，中間一座小洋房，雅靜極了，我們在那兒見面，人不知鬼不覺，再好沒有。

辛愛 不過，那是你丈夫的小公館。

陳夫人 是我丈夫的小公館，就更不會引人注意了。

辛愛 (欽佩) 女人裏頭數你聰明。

陳夫人 誰也想不到是我在那兒會你。還有，萬一我來不及口頭約你，劉喜奎會寫信通知你的。出名的也是她，永遠不會是我。

辛愛 你不怕她……

陳夫人 用不着怕！劉喜奎是我的人，我要她東，她不敢西。不是我在背後幫她撐場面，她老早就在北京待不住了。

辛愛 我明白……不過我……還有……

陳夫人 還有什麼？

辛愛 按理說……有人來啦……

陳夫人 誰？（瞥見屠自左門上）噢！是屠子光。

辛愛 （向陳夫人鞠躬）改天講也好。我走啦。

陳夫人 就那麼說定了。（陳夫人一直把他送出中門）

屠 （倒進沙發，取出鼻烟筒）整整二十頁，密密紮紮，一刻也不空，給誰也受不了！我不幹啦！明兒個我就弄個外官兒做，後兒個我就捲舖蓋。（望着陳夫人回來）在這兒待着有什麼意思，一不陞官，二不發財，三不……

陳夫人 三不什麼？

屠 三嗎？（重複）三嗎？我也三不出來。

陳夫人 （坐在他旁邊）你聽我講，有一位太太，跟我很要好，就跟姊妹差不多……

屠 您是說金太太？

陳夫人 你別管，反正有那麼一位太太，名姓跟你不相干，她呀，她很想曉得……非常……

一百二十分想知道一個祕密……人家瞞得實實的……不肯對她講的一個祕密。

屠 什麼祕密？

陳夫人 辛愛黃台吉在北京有一個要好的女人，可是這女人是誰，外人全不知道。子光，你是一個有名兒的地溜鬼，什麼事全知道，你又閒着沒有事，有的是工夫去打聽……

屠 那還用說！

陳夫人 我想只有你能够幫我們這個忙。

屠 那還用說，只要不是董事長那一套海鹽，井鹽，紅煤，硬煤，鹽酸，炭酸，我沒有不在行的事，跟黃台吉要好的女人有的是，我這就打聽去！

陳夫人 你沒有聽明白我的話。我是說跟黃台吉頂頂要好的女人，他一下火車就去看望的一個女人。只有那麼一個別的女人全不算數！你明白了沒有？

屠 我明白！你交我辦好了。

陳夫人 （看着他走向中門，獨白）黃台吉以爲騙得過我，我倒要叫他騙騙我看！北京飯店門口賣花兒姑娘玫瑰花哼！（陳握着一卷文件忽忽由左門上瞥見屠的背影，遠遠把他喊住。）

陳 喂！子光！

屠 （不得不同轉來）又是什麼事？我的董事長！

陳夫人（站起，走向右門）子光，想着點兒！（看了陳一眼）師範，你就饒了子光這一趟罷。（她由右門下）

陳（低聲）喂！子光，出了什麼事？

屠（低聲）不是什麼事，是一個沒有法兒解決的大問題，太太們覺得好玩兒的一個大問題。

陳問題？你講給我聽。這得我解決。

屠（看着他笑）董事長的化學分析用在這上頭也許靈。（把他拉到台口）辛愛黃台吉在北京風頭十足，一定有一個女人跟他要好，董事長沒有聽到什麼風聲？

陳（笑）這個呀！這是黃台吉的私事，也用得着你我操心。

屠不然。我在太太們跟前誇下海口，我不能夠丟這個人，我要是打聽得出黃台吉的愛人兒，走到那兒我也神氣！

陳那你問我就成。

屠董事長？

陳 我今兒晚晌，包你知道。

屠 董事長不是拿我開心？

陳 賭一千塊錢，怎麼樣？

屠 一千塊錢，太高了！不過，也還值得。（看見陳去捺鈴）董事長，捺鈴做什麼？

陳 今兒個晚晌我帶你看戲去。第一舞台，雲彩霞和劉喜奎的雙五花洞。

屠 看戲怎麼樣？（男僕上）

陳 （向男僕）打電話給第一舞台，今兒晚晌的戲留兩個位子。

男僕 是，董事長。（男僕下）

陳 今兒個晚晌一塊兒聽戲去，好嗎？

屠 當然奉陪。不過，這跟我們方才打的賭有什麼關係？

陳 劉喜奎曉得和黃台吉要好的那個女人是誰，她會講給我們聽的。

屠 她怎麼會知道？

陳 有一天，我到文明後台去看劉喜奎，一羣人圍着她正在議論黃台吉，我聽見她講：「我

曉得和黃台吉要好的那個人……」看見我進來，她就不言語了。我當時也沒有追問她，不過，只要我問她，她會一五一十講給我聽的，今兒個晚晌等我私下裏問過她，我再偷偷兒告訴你。

屠 鬧了歸齊，得董事長解決這個大問題！真太邪行了！我可沒有法兒酬謝董事長。

陳 （得意而笑）算啦！我有一千塊錢到手就成。

屠 這一千塊錢我輸得甘心！

陳 好，你的問題解決了，現在請你解決一下我的問題。（把手裏的文件塞給屠）今兒個下午

你就在家裏給我潤色潤色這篇實業計劃。

屠 不過……

陳 我出去有事。晚晌第一舞台見！

（他揚長而去，屠嘆了一口氣，抱着那卷文件，癱在沙發裏頭。）

## 第一幕

第一舞台後台一個角落。這是北京最新也最大的劇院，僅僅從這個角落就可以看出牠的規模。這裏是上戲下戲同時通外的一個當口。兩堵牆形成一個九十度的直角，沿着兩堵牆往裏走，一邊走進戲房，一邊走進戲台。全有台階往上引。一盞牆燈正好垂在直角所在，照亮這個拐彎的夾道。牆燈底下放着一張破爛的長桌，上面放着一把大銅壺和一把小磁壺，圍着磁壺是若干藍花粗碗，雜着三個細磁茶杯，桌子犄角搭着一條揩布，右邊是通戲房的夾道，沿牆緊靠茶桌的一端是一條破板凳，上面放着兩三個臉盆，幾條不新不舊的毛巾搭在板凳或者臉盆上。茶桌的另一端，連着戲台的夾道，沿着後牆有一張紅漆方桌，一邊一張方凳，一位司賬的坐在左邊那一張，面向右，一邊打算盤，一邊登記，一邊翻弄賬條。賬桌上面靠牆豎着一個牙笏，寫着一些有關戲院和演員的重要事件。賬桌前面橫着一條紅漆長凳。牆上掛着一個戲圭。再過去左牆開着一個門，高而且大，一直通到後台的出口。門旁放着一張破板凳，坐着一個應差的，靠住牆打盹，兩個龍套穿好戲裝，站在茶水桌前面，各自捧着一個大碗喝水。高俊山飾金銀耗子，坐在賬桌右旁的方凳上，和飾徐寧的吳玉林（坐在長凳上，背向觀眾）擠在賬桌的對角「截龍」消遣，他們已經上好了裝，等着人來招呼上戲，司賬的顯然討厭他們。夾道那邊傳來夜奔的歌聲和樂器聲。戲台那邊又來了一個龍套，站在台階上。

龍套甲 (向喝水的同伴) 喂! 水還沒有灌足嗎?

龍套乙 我才喝第二碗。

龍套甲 少喝一口罷, 喝多了跑起來不方便。

龍套乙 今兒個晚飯我吃的炸醬麵, 沒有來得及喝碗麵湯, 就讓我們二大爺 (指龍套丙) 給提溜來了。

龍套丙 (一個龍鍾的老人) 我這一天就惦記着第一舞台的義務戲了。幾位供奉爺的四郎探母, 票老早就銷光了。早點兒來, 不誤人家的卯才好。

管茶水的 (向丙) 瞧你這慢騰騰的勁兒! 一碗水足喝了一個時辰, 別人就不用想喝水了。

龍套甲 他喝的是官水, 你紅的是那家子眼?

管茶水的 水不是你喝, 你管的那家子閒賬?

龍套乙 (放下碗) 不喝就不喝, 喝多了倒撐得幌。

司賬的 (抬起頭, 大聲) 要吵, 外頭去! 這兒是後台, 不許吵! (應差的驚醒。)

管茶水的 (打躬帶笑) 是, 是, 六爺。我們也不過是閒白磕。

吳玉林 (向龍套乙) 四娃子，該上了罷？

龍套乙 不着急，我聽着哪。

(從戲房夾道跳出兩個小丑，一樣矮，一樣打扮，在台階上同時收步，相視而笑。)

丑甲 「我叫武大。」

丑乙 「我叫武大。」

丑甲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丑乙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丑甲 哈哈！

丑乙 哈哈！

丑甲 (向龍套丙) 老爺子，我們哥兒倆誰矮？

龍套丙 (手在他們頭上一比) 一樣矮。

丑乙 (站直) 老爺子，誰高？ (兩個小丑同時站直。)

龍套丙 敢情是，四爺高半個頭哪。

丑乙 (得意) 還是我呀!高半個頭,挫下去跟你一樣矮,不是工夫是什麼?

(戲房夾道裏面又跑出一個小丑。)

丑丙 四爺別神氣,胡大炮我來了。(拉着丑甲和丑乙到中央相比) 巧,巧,巧,我們三個人一般高。

丑乙 比來比去還是我高。

丑甲 你是金眼耗子變的,不算數。「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丑乙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丑丙 你們兩個矮子都是真的,難道老爺的矮子是假的嗎?

司賬的 (忍無可忍) 三位爺,回頭台子上,有的是樂子,現在就收收罷。

丑甲 得!釘子一個——

丑乙 不大不小,——

丑丙 正對腦磕!(大家和小丑全笑了。丑乙和丑丙過去看「截龍」)

應差的 三位爺今兒個體面,跟坤角兒同台。

丑甲 新鮮，是不是？

龍套乙 當面鑼，對面鼓，雲彩霞跟劉喜奎是一比，男角兒跟女角兒又是一比。看戲的算是趕着啦！

龍套甲 五年前，誰聽說過女角兒唱戲？

應差的 (湊過去談天) 三年以前，劉喜奎頂紅的時候，誰曉得有個雲彩霞呀？

管茶水的 風氣一開，你們瞧好了，跑龍套這行子飯都有娘們兒做！

(龍套全看着他。丑甲坐在應差的原來的座位。)

管茶水的 (得意) 男不如女，這年頭兒倒過來了。

龍套丙 (嘆了一口氣，坐在台階的外角) 沒有倒過來，也差不離。

應差的 凡事得講氣運，就說王景福罷，唱了多年戲，混來混去，也只混到一個三等名目。後來嗓子倒了倉，一個三等角兒也別指望搭配得上！可是邪行就在這上頭。平白跳出一個雲彩霞，不找別人，單單找他拉胡琴。這兩年，雲彩霞紅得發紫，王景福那付瘦猴兒相也就不見了。人心要實，火心要虛，這正是他爲人忠厚的好報應。你們說，不是氣運是什麼？

龍套甲 五花洞的胡琴，今兒個晚晌是不是他拉？  
應差的 八成兒是他。

龍套乙 (指向戲房) 王景福來啦。(龍套丙站起)

管茶水的 (向龍套丙) 你倒好，穿了戲衣地上坐，髒了怎麼着？(龍套丙慌忙拂土)

管茶水的 管行頭的答應你才叫怪！(笑容滿臉，轉向走來的王景福) 王爺，今兒個辛苦？

(大家給王景福閃路。應差的，龍套甲和龍套乙全和和氣氣喊他一聲「王爺」)

王景福 (答禮) 各位好。(注意龍套丙) 這位彎着腰的是——二大爺，您也應景兒來啦。

龍套丙 沒有辦法。老婆子病啦，兒子拉車不夠嚼穀，我得找補兩個藥錢回去。

王 這是怎麼說的！(摸索衣袋) 二大爺，您別見外，兩隻老洋，算是做姪兒的孝敬。(龍套丙看着他) 二大爺，收了吧。(龍套丙接過現洋，手移攞着，預備打千道謝)

王 (攔住) 使不得！多年的老伴兒，不興這個！

龍套甲 王爺，五花洞的胡琴，回頭您拉？

王 雲姑娘怕劉姑娘委屈，德說叫天兒有戲，就全請陳彥衡包辦啦。

應差的（向龍套乙，說給王聽）我經見的人多了，講戲德，我們這位王爺數第一。

王（謙虛）倒數。

管茶水的（斟茶）您喝一杯，新沏的。

王 沒有的話，自個兒來。（飲了一口）好葉子！

丑甲（說笑）景福！

王 四哥，有話儘管吩咐。

丑甲 景福，不是我取笑，這王爺不是那王爺。坐轎沒得轎，騎馬沒得馬，出門全憑兩條腿，吃飯單靠一張嘴。

王（笑）四哥。你這叫什麼行子？

丑甲 我呀，（往下一蹲）「天生個兒不甚高，在外好把朋友交。」

龍套乙 講逗跟，我們四爺不讓人。（從戲台夾道跑來催場的。）

催場的（向龍套）鑼鼓點兒響啦！不上戲，等着招罵嗎？（龍套一轎轎，全從他旁邊溜進去。）

催場的（換了一付腔調，走向吳玉林）就到啦，您趕趁着點兒！

吳玉林（瞪了他一眼）曉得！（向丑丙）大哥，您接着來。（催場的想看「截龍」）走！

（丑丙坐在吳玉林的坐位「截龍」吳玉林推着催場的，一同由夾道走向戲台。）

王（看「截龍」）見輸贏沒有？

高俊山 跟大哥「頂牛兒」，只有我招架的份兒。

丑丙 俊山有小三兒做參謀，我輸定啦。

王 刀對刀，鎗對鎗，你們是棋逢敵手。（轉向丑甲）四哥，一句話。雲姑娘頭一回跟你配戲，場

面上有點麼兒的，仰仗四哥照料。

丑甲 景福，這話你就見外。雲姑娘是你栽培出來的人，今兒個是她大露臉的日子，我多缺德，也不能夠栽你這個觔斗。（向旁人）話說回來，我張四虎以後還指望雲姑娘多多提攜，賺幾個份子哪。

王 四哥，沒得說，大後兒我請，致美齋，一點正。（向丑乙，丑丙和高俊山）三位做陪。

丑乙 板上釘釘。

丑丙 有請必到。

高俊山 一定叨擾。

(屠子光陪陳師范由外進來，應差的趕忙奔過去，迎住打千請安。)

應差的 董事長好。屠老爺好。

司賬的 (回頭一看，惶忙站起，走出座位) 董事長好。您這邊兒坐。(向管茶水的，高聲) 沏茶！  
管茶水的 (高聲) 是您啦。

丑甲 (報復) 這兒是後台，你們倆鷄貓子喊叫的什麼？(司賬的瞪了他一眼。)

陳 你們忙你們的，我不坐。

司賬的 劉姑娘在戲房上裝。

陳 噢！(觀察賬桌) 各位玩兒「牌九」

司賬的 等上戲，「頂牛兒」解解悶兒。

管茶水的 (捧了兩杯茶過來) 董事長，屠老爺。(司賬的幫他在賬桌上擠出一小塊地方放茶杯。)

司賬的 董事長請。

陳 (向丑甲) 張四，你平日有說有笑的，今兒個怎麼成了啞吧？

丑甲 回董事長，一根竹桿兒容不下兩個猴兒爬，有了一個爬，小的也就只好瞪瞪眼睛。

陳 你是說——竹桿兒是我，猴兒是……（大笑，指着司賬的）是他！

（司賬的陪着笑，大家全笑了。）

屠 （指着戲房）那不是雲彩霞！

（王首先迎過去，大家望着夾道。「牌九」也停了。雲彩霞出來站在台階上。）

王 （向雲）我以為你還得一會兒工夫。

雲彩霞 沒有什麼好打扮的，我就出來了。（向陳）董事長您好！屠先生也來了。

屠 雲小姐，你這一身行頭，把你襯得更加標緻了。

雲 人好在衣裳。不是這身行頭，幾個醜八怪我也做了。

屠 天王爺老子，我可沒有這意思！

陳 五花洞的角兒差不多全齊了。就缺一個——

屠 是呀！劉喜奎怎麼不見出來呀？

雲 她忙着哪！她一邊兒上裝，一邊兒寫信，要好也總得一會兒。

陳 寫信？

王 一定是一封急信。

丑甲 不然，也許有人急着等回信。

陳 寫給誰？

雲 我聽她的梳頭的講，董事長今兒個晚晌要破財。

陳 破財，這是什麼意思？

雲 那我就知道了。聽她的口氣，那封信不像是寫給董事長的。

陳 什麼話，這麼祕密？我進去看看。（低聲向屠）子光，你的事我記着。

（他匆匆由夾道走向戲房。）

司賬的 （向屠）屠老爺，我陪您到台子那邊轉轉。第一舞台是照着外國戲園子蓋的，台子

大得像塊空地，好幾個門連着戲房和台子……（司賬的陪着屠由夾道走向戲台）

丑甲 （向全體神祕地）你們要看好戲嗎？

王 什麼好戲？

丑甲 董事長截那封信去了。一定有好戲。看熱鬧去，好不好？

高俊山 去！我這個牛兒頂得整扯死了！

丑甲 要去跟我來，可別出聲！（丑甲，丑乙，丑丙和高俊山鬼鬼祟祟地走進戲房。）

應差的（向管茶水的）我們也去看看，怎麼樣？

管茶水的 好。

（他們機密的樣子由夾道下。舞台上就剩下雲彩霞和王景福。雲很久就坐在司賬的那個座位，不言語，想着什麼心事。鑼鼓聲大約也沒有引起她的注意。）

王（看着人們紛紛走開，搖搖頭，然後注意雲，走向她）雲姑娘！

雲（驚）呀！上戲啦！（她匆忙站起。）

王 沒有。金槍將徐寧在追趕豹子頭林沖。

雲 我就說哪！（重新坐下）你沒有跟他們看笑話去？

王 我心裏頭有事。

雲 你心裏頭有事？

王 怎麼會沒有事？今兒個晚晌你這齣五花洞要是唱壞了，你就別想再吃這碗戲飯。我這  
個勛斗也就算裁定了。咱們明裏讓她劉喜奎，可是到了台子上，又做別論。胡琴兒是陳彥  
衡，扮相走相，調門兒又一模一樣，兩下裏一比，是好是壞在行的人馬上就看了出來。我這  
心思担大發啦！

雲 這半天我的心就沒有在這上頭。

王 (驚愕) 那你在什麼上頭？(看着她搖搖頭) 我越來越不懂你。就拿大前兒個的探寒窰  
帶稍書來講，沒有出台以前，我急了幾身汗。

雲 可是王瑤卿供奉看了我那齣戲，對人講，雲彩霞那孩子真不賴歹！那齣戲除了我王瑤  
卿，就要數他啦！

王 稍書裏面那段兒「快三眼」帶「大過門」，你就很少唱好過，大前兒個你也不知道  
那兒來了一股子邪行勁兒，得了個滿堂彩。

雲 (滿足，微笑) 是嗎？大前兒個你就別提我多難過了，連我都覺得意外。

王 這裏頭一定有個道理。

雲 唱到中間，什麼薛平貴去了西涼國，什麼一十八載沒有音信，什麼在寒窗守節立志：  
：就都跟我自個兒的事一樣，一句句言語奴痛在心，尤其是唱到「早來之日得相見，  
遲來三日就不能團圓，」我覺得沒有一句不是我想表白，可又不好表白的。不過，今兒個  
大不相同了，我身子輕得跟駕了雲一樣……我又見到他了。

王 (意想不到)他——你——?

雲 (不好意思)我不瞞你，我，我……

王 (控制)這……這……你怎麼認識他的?

雲 還是一年前了，有一晚晌從戲園子回家，恰巧你不在。包車夫請假又沒有來，我一個人  
離開後台，走了不到十幾步路，就見對面搖搖幌幌來了三個醉鬼，攔住我跟我胡纏。我正  
急得要命，黑影子裏面跳出一個年輕人，衝三個醉鬼喊：「別胡鬧，那是雲彩霞」三個醉  
鬼不答理他，他就三脚兩拳頭，一個一個把他們扔在地上……我趁這個亂當兒，跳上一  
輛洋車就走了。

王 後來?

雋 第二天早晌，他就來看望我，因為打倒了那三個醉鬼，一看我不在了，他不放心，所以尋到家裏問我回來了沒有。我當然好好兒招待了他一番，後來……我們就常常在外頭相會……他是一個下級軍官，什麼營副一流的小官兒，沒有門第，沒有地位，沒有名又沒有錢，仗着一雙空手給自個兒打天下。

王 (譏諷的同情) 你就愛上他了!

雲 過了兩個月，他就跟他的長官離開北京到新疆去了。

王 新疆?

雲 他的長官是赫赫有名的和什托落蓋王子，他自個兒也是蒙古人，什麼地方全去過，老早就失掉蒙古人的習氣。今兒個早晌他忽然回來了，一清早兒跑來看我，說他要跟他的長官到各衙門去，沒有工夫跟我細談，不過，他答應今兒個晚晌到第一舞台看戲來。

王 所以你這半天心不在焉，儘想着他來不來了? (雲點點頭，不言語) 糟糕! 糟糕! 這齣五花洞別想你唱得好拉! (央求) 我的好雲姑娘，今兒個晚晌你跟劉喜奎唱對台，又是陳彥衡拉胡琴兒，看戲的人全存了一個比較的心，你要是有一點點大意，就別再想在北京站得

住脚，（靈機）不說別人，跟你相好的那個人一看你唱不過劉喜奎，他還會跟你好下去嗎？  
雲 真的？

王 這是人情之常，有什麼假的！你栽上一個觔斗，看還有沒有人跟你來往！

雲 （站起，毅然）你放心！我再怎麼着，也不能夠丟這個人！

王 那就好！（由外門進來兩個女伶）

女伶甲 （發見雲彩霞，喜不可言）雲姐！

女伶乙 （同樣）王大爺！

王 你們姐兒倆！

雲 你們不在廣樂有戲嗎？

女伶甲 我們倆一心惦記着你這兒的戲，一下戲，就趕了來。我們倆直怕你已經上了戲，摸不到戲看，那就糟了。

女伶乙 雲姐，你幫我們想個法兒。

雲 （向王）你有什麼法兒帶她們倆到前台看戲嗎？

王 到前台可不易。就是擠得進去，站着的地方也別想有。

女伶甲 (失望) 那，那我們白趕來了。

女伶乙 王大爺，您想想看！

王 這樣。你們倆跟我到台口，我給你們倆安排一個好地方；可有一樣，站在那兒不動，不許出聲，不許攪亂人。

女伶甲 怎麼都成！

女伶乙 麻煩大爺！

王 你們這邊來，別走迷了路。第一舞台大着哪！(向雲)想着自個兒的戲！我就回來。

女伶甲 (向雲)回頭見，雲姐。

女伶乙 (向雲)雲姐，賣力氣！

(她們隨着王，由戲房夾道下。雲送了她們兩步，在茶水桌旁停住，預備由另一夾道走向戲房。)

(辛愛由外門進來。他東張張，西望望，看見雲的背影，因為是戲裝，覺得熟，又不敢冒昧。他正在趨

起，雲一回身看見他。）

雲 辛愛！

辛愛 彩霞！我看了半天不敢認你。

雲 你到後台做什麼？

辛愛 我來問你一句話，我幾時可以看見你？

雲 你……你散了戲以後到我家裏等我。

辛愛 好，五花洞一完，我就來。

雲 你走罷，當心有人看見。（辛愛才要提步）我說，你今兒個跟你的長官跑了一天，有指望嗎？

辛愛 不見得有。

雲 和什托落蓋王子的運氣既然不好，你何苦死跟着他？

辛愛 我們做軍人的只認一個主兒。

雲 你待他這麼忠心，他有什麼好處給你？趕明兒我倒要見見你那位王子，少說也得求他

陞你做營長。

辛愛 (笑) 陞官兒是小事，你叫我趕明兒拿什麼謝你？

雲 謝嗎？(指指他的心，不好意思，預備往夾道跑) 回頭見。

辛愛 一句話。

雲 什麼話，快說！

辛愛 我在樓上看戲，第三座包廂。

雲 知道了。(她還沒有動，催場的已經出來催戲)

催場的 雲姑娘，快點兒，上戲啦！

雲 來啦！

(她應了一聲，不看辛愛，走向戲台。催場的閃在旁邊，等她過去，走下台階。)

催場的 (詫異) 人呢？都那兒去了？(向辛愛) 你做什麼的？

辛愛 (粗聲粗氣) 看人！(他由外門下)

催場的 活活兒神經病一個！(回到正文) 張四虎方才明明在這兒……

(應差的和管茶水的由戲房笑着出來。)

催場的（向他們呼喚）人呢？

應差的（楞了楞）什麼人？

催場的 急死人！（他推開他們，衝進戲房。）

管茶水的 活活兒神經病一個！

應差的（走向他原來的座位）董事長賞了那梳頭的幾塊錢？

管茶水的 沒有看清楚，該有七八塊錢罷。

應差的 信到手了沒有？

管茶水的 花了錢，還有不到手的？（由戲房夾道跑來丑甲，丑乙和丑丙。）

丑甲（嚷着）上戲！上戲！

丑乙（向丑丙）你急什麼？你的戲還在後頭！

丑丙 讓你們那麼一趕趁，我簡直糊塗得個出奇！

丑乙 現在你不用急了。（斯文）請，胡大炮！

丑丙（謙遜）那麼，僭越了。（丑甲已經沒有了蹤跡）

應差的 這兩位哥兒們到處逗跟！  
管茶水的 本性難移，沒得說的！

（楊小樓飾林冲，由戲台夾道轉出，後面隨着吳玉林。兩個人氣喘吁吁地一直向戲房走。丑乙和丑丙閃在一旁，同聲：「楊老板下啦！」然後走進戲台。）

應差的 楊老板，真有您的！

管茶水的 楊老板辛苦！（楊沒有理睬，和吳一同由戲房下。）

（司賬的陪着屠由外門上。）

司賬的 屠老爺想不到我們會轉到外頭再進來罷！

屠 這戲園子蓋得够邪門兒的。

司賬的 （向管茶水的） 給屠老爺沏茶！

管茶水的 是啦！您老！

（譚鑫培由外門進來，後面隨着兩個跟包，一個拿着一件中式夾大衣，一個提着手提包和小茶壺等零星物件。應差的急忙迎上打千請安。）

應差的 譚大老板，您好！

司賬的 大老板，您辛苦啦！

管茶水的 (打千請安) 譚大老板，您早！

(譚點點頭，匆匆走向戲房，兩個跟包一同隨下。)

司啦的 (向屠) 屠老爺，這邊坐。

屠 不坐了。(向應差的) 董事長還沒有出來？

應差的 (向對面指) 董事長來了。(陳由戲房奔向屠。)

陳 子光！子光！

屠 (急忙迎上) 董事長，你說！

陳 (氣極而笑) 你說，子光，還是你安慰我，還是我安慰你？

屠 怎麼得啦？

陳 我們倆打的那個賭，一千塊錢的賭，我贏了！

屠 黃台吉的情人，董事長打聽出來啦？

陳 你猜誰是他的情人？（笑）這回輪到我的頭上啦！（掏出一封短箋）請看信不長，簡潔得很！

屠 噢？（讀信）「辛愛，見信後，請即到太平橋敝宅一敘，有要事相告。奎。」

陳 （大怒）奎！劉喜奎！

屠 （大出意外）劉——劉姑娘！

陳 屁，劉喜奎！什麼劉姑娘！

屠 （恍然）我就說來的！方才進來的時候，我跟黃台吉碰了一個面對面。我正在奇怪黃台

吉到後台幹什麼——

陳 幹什麼？（奪回短箋）現在你明白了罷！（把信封好，向應差的）過來！

（司賬的，管茶水的和應差的本來都在津津有味地偷聽，立即恢復一副正經模樣。）

應差的 有，董事長。

陳 （向屠）你知道黃台吉坐在什麼地方？

屠 樓上第三座包廂。他對我講的。

陳 （向應差的）把這封信送到樓上第三座包廂。不要說出誰送的。

應差的 是，董事長。（他由活葉門下）

司賬的 董事長，請坐。

陳 （毫無禮貌）不坐！（向屠）子光，你得幫我出這口氣我……回頭我就跟劉喜奎斷絕關

係！我得當面臭罵她一場！這還像話？我出錢捧場，便宜可是人家的！

屠 董事長，不！（向管茶水的）先來一杯茶。

管茶水的 是啦！您老！（他急忙把一杯斟好的茶獻給屠）

屠 （把茶轉呈陳）董事長，喝口茶，平平氣！

陳 不喝！（不由自主就笑了）我簡直忘記我在什麼地方了

屠 （把茶還給管茶水的）拿走！

管茶水的 是啦！您老！

屠 我倒想出一個辦法，很風雅，很大器，很配董事長的身份。

陳 你說。

屠 他們倆不是約好了在董事長的小公館幽會嗎？好極了！我不是輸給你一千塊錢嗎？這

麼辦。回頭我就借董事長的小公館請客，約幾個人痛痛快快吃消夜，把他們倆就地請在上座，不亦妙哉！

陳 嚇他們一跳，再奚落他們一頓，妙妙妙妙（忽然向管茶水的）過來！

管茶水的 董事長，有！

陳 這兒兩塊錢，拿去！

管茶水的 （事出意外）這是——

陳 屠老爺跟我講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管茶水的 聽——沒有聽見。

陳 那就好。這兩塊錢是賞你的！

管茶水的 （打千道謝）董事長破費！

陳 （轉向司賬的）你？

司賬的 （惶忙起立）我？我在這兒寫賬，這半天我就像沒有長耳朵。

陳 （滿意）你寫你的賬，我不吵你。（王景福由戲台夾道跑出，站在台階上。）

王 你們聽！全是雲姑娘的好兒！戲園子快要震塌了！劉喜奎——  
陳 怎麼樣？

王 (怯然) 一個好兒沒有得着！

陳 (拍手) 好！

王 (驚奇) 董事長——

陳 (火氣十足) 好好好！雲彩霞！(陳和屠由他身旁走向戲台)

王 (看着他們的背影) 怎麼啦？劉喜奎——

管茶水的 吹啦！

王 什麼吹啦？

管茶水的 (搖頭) 我不說。我沒有聽見。(指司賬的) 你問六爺。

王 六爺，什麼吹啦？

司賬的 我？我沒有長耳朵。

王 活活兒一對兒神經病！(辛愛由外門上)

辛愛 (獨白) 沒有這麼不湊巧的了! 好不容易和彩霞約好了時間, 陳太太偏偏把我調走!

趕着今兒這個晚晌! 今兒個晚晌我沒有福氣看見彩霞了。

王 (向辛愛) 喂! 你找誰?

辛愛 對不住! 我找雲彩霞雲小姐。

王 不成! 在台子上。

辛愛 只一句話!

王 在台子上, 你先生耳朵也沒了嗎?

辛愛 (不計較, 尋思) 我還是留個紙條子罷。(走向賬桌) 對不住! 先生, 筆!

王 (尾隨) 你有話說給我聽也一樣。

辛愛 (看看他搖頭) 不成!

王 不識抬舉! (一屁股坐在長板凳上) 六爺, 借他張紙, 看他寫得出什麼新鮮玩意兒!

辛愛 (掏出劉喜奎的短箋, 撕下一角落) 紙, 我有。(向司賬的) 勞駕, 筆!

(司賬的剛了他一眼, 把筆遞給他。他躲開賬桌, 在紙上草草寫了幾個字, 把筆還給司賬的。司賬

的向王努嘴。

辛愛 (向司賬的) 謝謝。(向王) 請你交給雲小姐。

(他把紙儘可能地疊了疊，交給王，嘆了口氣，由外門下。)

司賬的 這小子唉聲嘆氣的，一定是害了相思病！

王 相思病！這種半調子情書，雲姑娘一天不知道要接多少封！

司賬的 瞧瞧看！

王 瞧瞧就瞧瞧！(打開短箋讀)「雲：我不能來看你，愛。」

司賬的 (重複)「我不能來看你，愛。」

王 (重複)「我不能來看你，愛。」

管茶水的 (重複)「我不能來看你，——愛。」這是什麼意思？

王 (醒覺) 有你囁蛆的！看着你的茶水！(丑甲由戲台夾道上。)

丑甲 (站在台階上，向管茶水的) 來杯水喝！

管茶水的 有，四爺！

丑甲 (一邊喝水,一邊向王)景福,大後兒那頓飯,應當我請!雲姑娘的戲路子別提多好啦!連我帶着都得了好兒!

王 四哥,沒得講,大後兒是我請!(陳和屠夾着雲,由戲台走出,後面跟着女伶甲和女伶乙。)

丑甲 (看見雲來,跳在一旁,伸出大指。)雲姑娘,有你的!

雲 全靠四爺提攜!

丑甲 坤伶祭酒,沒得說!

陳 十個劉喜奎抵不住你一個雲彩霞!

屠 敢情是問問台子底下,有幾個人不是雲迷!

女伶甲 (向王)雲姐的戲越唱越絕!

女伶乙 (向王)好兒全叫雲姐一個人得去了!

王 (非常開心)那是……那是……(忽然記起)哎!那封信!(尋找)信在什麼地方?

司賬的 在什麼地方?

管茶水的 不在——(王和司賬的看着他。)

管茶水的 三個半字，乾脆背給雲小姐聽好了！

王 (忿極) 滾開！要你多嘴！

管茶水的 (啣咕) 「不能來看你，」有什麼希罕！

王 (舉拳要打) 你再說！(伸拳發見) 噢！在我自個兒的手心捏着！(遞給雲) 一個年輕冒失鬼留給你的，我們都沒有看。(雲看完，咬緊嘴唇，撕碎扔掉。)

管茶水的 (得意) 是不是，雲小姐扔掉了？

王 (向司賬的) 我就知道那小子寫不出正經東西！

陳 雲小姐，回頭下了戲，一定要請你到我的小公館去吃消夜。

屠 公館是董事長的，可是酒和點心歸我置備，你這一賞臉，就是兩個臉！

雲 今兒個晚晌不成！

陳 爲什麼？

雲 我不覺得怎麼開心。

屠 那你更應該來！大家說說笑笑的，多大的憂愁也解得掉！

雲 有劉姑娘嗎？沒有她，我不來。

屠 (笑) 當然有，她算一半兒主人！另外還有一位希客，和什托落蓋王子，才打新疆回來。

雲 我老早就想認識這位王子。

陳 我給你介紹！

雲 我認識他手下一個小營副，一直沒有陞過官，我想求王子提拔提拔他。

屠 那好辦！吃消夜的時候，我把你們的座位擺在一起。

陳 你來好了。(向王) 你陪着一塊兒來。(向女伶們) 你們兩位也來，人越多越好！

丑甲 董事長，我也算在裏頭？

陳 當然！你一定來，張四！

丑甲 董事長，我有苦衷。明兒個我女人問我在什麼地方睡覺，叫我拿什麼話回答？

陳 (笑) 怕老婆的貨！(催場的由戲台跑來)

催場的 上戲呀！急死人啦！什麼辰光點兒，還在後台閉白嗑！

丑甲 可不是我的媽！(他搶先跑下)

陳 (向雲) 我的小公館……在七爺府旁邊……你要是下戲下得晚，就打花園小門進來

……

雲 (往戲台跑) 就是啦!

陳 (追在後面) 還有，花園小門的鑰匙!

雲 (接過鑰匙) 好好。

陳 你一定來! 別丟掉鑰匙! (他一直追着囑咐下去。)

屠 (向王) 你千萬陪雲姑娘來，我去預備一下酒菜。(向眾人) 雲姑娘有董事長撐腰，趕明

兒就別提要多紅啦!

(司賬的趕過去送行，王送了兩步，管茶水的遠遠打千，屠揚長而去。)

催場的 (向管茶水的) 都忙活些什麼?

管茶水的 (未免不平) 吃飽了撐的!

——幕

## 第二幕

陳師範給劉喜奎租的小房子。右牆靠前，開着一個小門，進去是內室；左牆正中一個門，通到外面；後牆一排玻璃隔扇，中間兩扇可以推開，通到花園。這是一間小客廳，陳設精緻，沙發，小沙發椅，小几，花瓶，在一個角落的小几上，放着一隻唱機。牆上掛着一些女伶的相片，樂器和禮品。屋子當中垂下一枝電燈。

陳夫人一個人坐在唱機旁邊聽唱，不耐煩，不時望着外門。

陳夫人（看錶）十一點半！我還是頭一回等人等到這辰光！我從十點半等起，足足等了一個鐘頭！

（止住唱針）唱的些什麼東西，越聽越不入耳！（站起）劉喜奎叫人對我講，她的小

條子已經交給黃台吉了，包廂裏頭只有他一個人。他一個人？要是只有他一個人，爲什麼

他到這時候還不來？說不定他帶着他的情人在第一舞台看戲。要是沒有情人，早晌那枝

玫瑰花是打那兒來的？要是心裏頭只有我一個人，約好了十點半，黃台吉遲到現在會看

不見一個影子？去年約會好了，總是他先到。今年不對岔兒了，我先到！簡直是混帳！黃台吉，

你當心着點兒，我這種女人不是好欺侮的！你有十個八個女人我全不和你計較，可是，叫

我在這兒白等一夜，哼！看我饒得了你饒不了你！（站在玻璃隔扇前）滿天的星星，月亮不知道躲到那兒去了。黃台吉，我一心一意要救你，要成全你，急急忙忙跑到這不明不白的地方來會你，可是，你呀！你太不識好歹了！（咬牙切齒）黃台吉，你當心好啦！我只要一發狠，你的前途就算活埋了！（看錶）十一點四十分我走了！（辛愛黃台吉迎面由外進來）

陳夫人（看見他）啊！你到這兒來啦！慢點兒！（回身去拉玻璃隔扇的窗簾）讓我把窗簾下好！

辛愛 我來幫你！（他幫她拉好窗簾，站在她旁邊。）

陳夫人 謝謝你！

辛愛（抱歉）我來晚了，你得原諒我。

陳夫人（若不在意）沒有什麼，辛愛。我十二點就得回去，我擔心的是看不到你，那我就白來這一趟了。

辛愛 我沒有看完戲，就離開了第一舞台。可是我一出戲園子，就覺得好像有人跟在我後頭。我應當向西走，我偏往東去，繞了好幾條胡同，進了宣武門一看，傢伙，還有兩三個人遠遠跟在後頭，我不走了，回轉身就問，你們想怎麼着？一聽我發話，他們一聲不響，扭頭就跑，

我追上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了他們一個落花流水。要不是心裏頭有你的約會，我不會放過他們的狗命。

陳夫人（微笑）我這半天可錯怪了你！你過來坐下，聽我講。今天下午，我到總統府去來的。我把你的事一五一十全講給我舅媽聽，她答應我馬上就請張總理到府裏頭談談。

辛愛 你待我太好了，後來怎麼樣？

陳夫人 可是張總理沒有意思撥你兩營騎兵用。他不願意得罪總統夫人。同時他也不想惹活佛生氣。他覺得布爾那樣的「喀拉」兒的小地方丟了，就丟了，外蒙古又不是外人，難道真還興師動衆打一仗？所以他說……

辛愛 他說不成？

陳夫人 他倒沒有說的那麼乾脆，他以為頂好你在新疆招募兩營騎兵，三營四營也好只要你養活得起。

辛愛 省政府那方面不答應，怎麼辦？

陳夫人 張總理當然會有密電打到省政府去的。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全當沒有這回子事，

問題是你有錢養活你那兩營騎

辛愛 沒有。

陳夫人 那你仗着什麼叫他們拚命呀？

辛愛 你說的是拚命

陳夫人 對呀

辛愛 (輕快) 那好辦。我在北京不吃香，可是一到新疆，天下就是我的了。我只要說一句，打完勝仗好處是你們的，他們不要我出一個錢，全替我賣死命的，這我有把握，你放心好了。

陳夫人 不過還有一件事……明天應當儘速把你的債務料理清楚。說是有一家山西錢莊，你欠了五萬塊錢不還，期限老早就過了。錢莊催了你四五次你也不理，當真嗎？

辛愛 你問這個幹什麼？

陳夫人 幹什麼？請問過期不還，是個什麼罪名？

辛愛 反正不是一個殺頭的罪名。

陳夫人 弄不好，和殺頭也就差不到那兒去。你方才不是講，有人在暗地裏釘你的梢嗎？

辛愛 難道是那個老西兒跟我搗亂？

陳夫人 你聽我講。是你的大冤家，外蒙古駐京辦事處的處長，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曉得了你這筆債務，一面打聽那家錢莊的字號，要替你還這筆債，一面通知偵緝隊，硬派你是外蒙古臣民，依照外蒙古法律，他把債權買到手，就可以隨地加以拘捕。

辛愛 好辣的手段！

陳夫人 那位處長，不過是借題發揮，他主要的意思是怕你回到新疆興兵作亂。花上四五萬塊錢，把你這搗亂頭兒下到牢獄，經而易舉，他又何樂而不爲？

辛愛 依你說，怎麼辦？

陳夫人 我想到這上頭了。頂簡單的辦法是，你馬上就拿五萬塊錢還給那老西兒。

辛愛 你說得對！我到什麼地方找這五萬塊錢去？就是一萬塊錢，我也湊不出來。

陳夫人 （假模假樣） 唉！我也拿不出這麼一個數目。

辛愛 你就是拿得出，我也不肯接受。我看只有一個辦法好做。

陳夫人 什麼辦法？

辛愛 明兒個我離開北京。

陳夫人 離開北京？

辛愛 回到新疆，回到我的鄂托克。我在北京是什麼也不懂。什麼處長，什麼偵緝隊，什麼山西錢莊，他們愛怎麼攪（讀如「稿」）就怎麼攪，我是一竅不通。可是回到我的鄂托克，把我那把子弟兄聚在一起，用不着政府過問我們的死活，就像老虎到了平陽，我咬也要咬它科布多兩口。

陳夫人 來了不到三天你就走，簡直不像話。你總得在這兒再住幾天。看我的情分，看我這一年想念你的情分，你也應該好好兒陪我玩兒兩三天才是。辛愛，你不能够這樣無情無義。

辛愛 你這兩年待我的好處，我心裏頭只有感激。我不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不過，騙你有什麼用？我要是不把真話說出來，越發對不住你了。就是今兒早晌，我準備好了全講給你聽，可是……

陳夫人 你心裏頭另有一個女人！

辛愛（迅急）她比不上你……

陳夫人（自抑）她是誰？（爆發）她是誰說呀……你知道我是什麼事也幹得出來！

辛愛 正是這個緣故，我不願意對你說出她的名字。（和軟）你不應當生氣。你想想看，你是一位有身分的貴夫人，年輕，漂亮，有才幹，做事處處令人感激，不過，你太高貴了。你我的距離太遠了，虛榮心也許叫我向你獻殷勤，可是，我明白，兩種不同的人生早就把你我分在兩下裏。你何苦把我拴在你旁邊，有什麼用，又有什麼好處？我是一匹野馬，沒有一條繩子拴得住我，你自個兒也時常這樣對我講。

陳夫人 可是別人的繩子拴得住你。

辛愛 那不是繩子，那是超乎感情以外的一種東西，沒有名目可以稱呼的一種純潔的感情。你維護我，你一向待我好，可是隔了一年不見，你越發應當明白，聯繫你我的另是一種純潔的感情，人家把這叫做友誼，我覺得友誼還不稱你我相好的分量。然而換一個名字稱呼這種友誼，那就越發不是我敬愛你的本意。我在北京找不出第二個人愛護我，像你這樣一個愛護我的人，你說，你不應當把自由給我嗎？

陳夫人 當然給你，不過，你當心，你要是在別的女人面前說我壞話……

辛愛 那怎麼能夠？我不是你們文明社會裏面那種副產物，油頭粉面，一天到晚不談正經。

陳夫人 我們看好了。只要我聽到了什麼，你跟你心愛的那個女人，哼，別想逃得出我的手心……我是什麼人也可以犧牲的……

辛愛 (警告) 你聽！大門口好像有聲音……

陳夫人 馬車的聲音！

辛愛 你還等什麼人來嗎？

陳夫人 我不等什麼人……只有劉喜奎曉得我們倆在這兒，不過曉得我們倆在這兒，她更不會來了……

辛愛 照你這麼說，半夜三更，會有誰來？(陳夫人走向玻璃隔扇，掀開紗窗一角，向外瞭望。)

辛愛 你望得見外頭嗎？這房子你熟……

陳夫人 (大驚，奔向辛愛) 不好啦！是我丈夫！

辛愛 你說？

陳夫人 董事長，一點兒不錯！我看見他走下馬車的！

辛愛 他來幹什麼？

陳夫人 我不清楚。不過，他不是一個人來，還有好些人同他一起來，我認不出都是誰。

辛愛 我聽見他們的腳步響……他們向這邊來了！

陳夫人 這一下子我可毀了！

辛愛 (趕前) 我在你旁邊，你不用怕。

陳夫人 你得想法兒叫人別在這兒看見我！要是董事長，要是有什麼人疑心我在這屋子，

我就別想有臉見人了！

辛愛 你說怎麼辦？

陳夫人 (指左門) 他們打這邊來啦！(指右門) 我藏在這裏頭……

辛愛 那通到什麼地方？

陳夫人 (奔向右門) 這裏頭是一個套間，什麼地方也不通！(她跑進內室。)

(陳和屠自左門上。)

陳 (看見右門關閉) 嚟! 可逮住啦!

屠 想跑是跑不掉啦!

辛愛 (杌隉) 你們兩位?

陳 (笑) 我看見你那女的啦! 我看見啦!

辛愛 你簡直是拿人開心!

陳 沒有的事, 門關的時候, 我還看見袍子露在外面來的! 這一下子可捉住了!

辛愛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屠 我的好王子, 事實俱在, 別的還用說嗎?

陳 (輕快) 碰見這種事, 最好是鑼鼓喧天, 人人知道。(拍屠肩) 你說不是嗎?

辛愛 (不耐煩) 常言道, 家醜不可外揚, 你既然要外揚, 我當然沒有法子阻止。

陳 (笑向) 阻止? (向屠) 子光, 眼見的事也好阻止?

辛愛 (冷然) 那麼, 你說怎麼辦?

陳 這我倒沒有想到。(向屠) 子光, 你想想看。

屠 (計算) 打官司, 犯不上。打一架, 太粗野。罵一頓, 又欠禮數。(向陳) 咱們是上等人, 對不對?

(向辛愛) 咱們是文明人, 對不對? (如有所得) 我看這麼辦頂體面。(向陳) 董事長, 你就大方到底! 順水人情, 索興成全了他們的好事罷。

陳 我有一個條件。就是大家在這兒玩一個通宵, 好好兒吃一頓消夜。

辛愛 你們是什麼意思?

陳 我們得喝杯香檳, 向你道喜。

辛愛 你們想取笑我, 是不是?

屠 對極!

陳 我的目的就是要叫劉喜奎——

辛愛 劉喜奎!

陳 (指右門) 知道我不迷她了!

屠 爲了一個劉喜奎, 打呀罵的, 也太不值得了。

陳 那種女人也配——

屠 逢場作戲，還不應該一笑置之？

陳 說的是呀！一想起來，我就想笑！哈哈！

屠 可不要笑死人麼！哈哈。

陳 太有趣了！可是，（向辛愛）你不但不笑，反而一臉的驚奇……

辛愛 開頭我是驚奇來的，不過，我決想不到會這樣……

陳 （替他說下去）好玩兒，對不對？哈哈！搶了我的劉喜奎……情甘奉讓……慷慨之至……

屠 朋友終歸是朋友，好，我們拉拉手。

辛愛 當然。（伸手相握，向陳）你不計較？

陳 （伸手相握，戲腔）小事一樁，何足掛齒？

屠 （戲腔）貴賓在外久候，待我前去請來。正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花明日愁。

（他由左下）。

辛愛 （驚）怎麼！外頭還有人？

陳 不多幾位，約來助興的。他們在外頭等了老半天，也該見怪我這主人公了。不對，今兒個

你是主人公，大家是來向你道喜的。

辛愛（不安）董事長，你太作難人了！

陳 裏面還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小姐，巴着見你一面，說不定又要把你從劉喜奎的手裏頭搶了去。（向外走）讓我先來給你引見引見。

辛愛（不安）應當引見我才是。

辛愛（看着右門，旁白）想個什麼法子，救她出去才好！

（他走在靠右玻璃隔間前面，掀開紗帘望着花園。）

（陳走出幾步迎進雲彩霞，後隨屠拿着三瓶酒，王景福提着一筐水菓一同進來。）

陳（向雲）請進！和什托落蓋王子在裏頭恭候駕到。

屠 雲姑娘，你移攬什麼？

雲 跟一位大人物見面，我心裏着實有點兒怕。

陳（走向辛愛）雲彩霞小姐。

辛愛（急忙轉身）噢！

雲 (抬頭觀望) 啊!

(陳兩開一個小碗櫥，取出飲酒用的小玻璃蓋，屠放下酒瓶。女伶甲在外喊：「王大爺，你來！」王放下東西出去。)

辛愛 (旁白) 是她!

雲 辛愛黃台吉……和什托洛蓋王子……(她走向他。)

辛愛 (低聲握住她的手) 少說話!

雲 (不由一聲歡呼，手放在胸口) 是他!

陳 (回身，走到他們中間) 喂! 你們怎麼得啦?

雲 我吃了一驚……我以為我沒有見過王子，原來我認識……而且很熟!

屠 (欣然) 會有這種事?

陳 在什麼地方相識的?

雲 不但見過面，還說過話。

辛愛 (急忙) 是在北京飯店一個化裝跳舞會上相識的。

陳 化裝？

雲 王子就愛化裝！把我瞞得好苦！

辛愛 我當時有我不得不隱瞞的苦衷，實在對不住雲小姐。

屠 你用不着道歉，雲姑娘還有一樁事請你爲力。

辛愛 請我爲力？

陳 不是爲了這個，人家雲姑娘還不肯來哪！她有一個多年在你手下做營副的朋友，她請你另眼看待，把他陞做營長。

辛愛 （感動）當真！雲小姐，你希望……

雲 是的……不過，我現在不敢再做這種妄想了。

辛愛 爲什麼？

雲 我原來以爲他是一個窮孩子，沒有錢，沒有靠山，沒有指望陞高，所以我想幫幫他的忙。想不到他用不着我，我的請求倒成了多餘了。

辛愛 你的好意他總會記着的。

陳 他是否記得我這番好意，還得看他將來的作爲。

屠 回頭用點心的時候，你們坐在一起，有的是機會談話。（向屠）子光，今兒個你做大廚司，得特別盡職。

屠 還用董事長說？我這兒忙活着哪。（他把杯筷擺好，走出。）

陳 我也有大事料理，我直擔心屋子裏面有人不用消夜就逃掉。

雲 （欣然）那決不是我！

陳 （微笑）我得小心從事。（數）前門，後門，旁門，花園小門。（決定）是門就鎖，是窗就關。我得監視着底下人做。天不亮，別想有人能夠走出這所房子。（他由左下。）

辛愛 （看着右門，旁白）老天爺！怎麼好？

雲 （看陳走出，然後轉身向辛愛）噢！你的樣子多神祕！誰想得到你就是和什托落蓋王子！誰想得到我心裏頭的人就是天山那邊的大英雄！我還以爲你是一個可憐的小營副，誰知道你就是那位大統領！我這一驚，你看，我的心到現在還在跳！你爲什麼不開口？今天是我頂快活的一天！你說，你不快活嗎？你不快活嗎？

辛愛 (焦急，低聲) 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的快活越不露到外面越好。

雲 沒有走進這間屋子以前，你猜我心裏怎麼樣想你？我想你一定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子，兩撇大鬍子，跟我在畫兒裏頭看見的蒙古人一樣，腰裏掛着一把月牙刀，披着一件滾龍的大紅袍，樣子活像一座煞神。

辛愛 不要說話，有人來了。

(屠提着四五個紙盒上來。王跟在後面，尋找東西的模樣。)

屠 (把紙盒放在桌上，一個一個打開) 老王，出不去就是出不去，你着急也白搭。今兒個晚晌的規矩，有進來的，沒有出去的。

王 您幫我在董事長面前求個情——

屠 你還不知道，這是董事長定的規矩，求也白求。

王 急死我啦！

雲 師傅，你找什麼呀？

王 我找我的胡琴兒。我明明帶了胡琴兒來的。

雲 (指) 那兒掛着的不是?

王 (近前一看) 不對。

雲 沙發腿子旁邊靠着的不是?

王 (搖搖頭)

雲 你腰上掛的是什麼?

王 (欣然) 可不是狗東西，掛在這兒一聲也不響!

屠 你還是放下你的胡琴兒吧。鑰匙全在董事長身上。他不說開門，門就別想開得開。

王 我得趕回第一舞台跟劉姑娘說句話。我知道她下了戲在前面包廂裏看四郎探母，不散戲不會走。

雲 你老是這樣瞎忙活!

屠 那個劉姑娘?

王 劉喜奎劉姑娘。難道還有第二個?

屠 我還當誰哪!

王 後兒個有家堂會，我今兒個得問定了劉姑娘的戲，明兒個好回人家一句話。

屠 你爲什麼不在戲園子問她？

王 我本來記着的，後來董事長嚷着到這兒來，一下子就把我鬧胡塗了。

屠 你瞎着什麼急！回頭，我保管還你一個劉姑娘出來。

辛愛 （旁白）怎麼好！

王 您不是拿我開心？

屠 你放心好啦。她跟我們一塊兒吃消夜。

王 這麼一說，我就不走了。

屠 劉姑娘是今兒個晚晌的大賓，不信，你問和什托落蓋王子。

王 （看着辛愛，驚而又敬）什麼！——和什托落蓋王子！

雲 就是他本人。（向辛愛）王景福，我的琴師，我的師傅，我頂好的朋友，不是他，我老早就塌台啦。

王 （向雲）您這一介紹不要緊，可把我臊回姥姥家去啦！

屠 (從小櫥取出盤碟) 老王, 你還不知道, 這兒就是姑娘的小公館, 她今兒個晚晌在這兒約好了千歲爺相會。

雲 你說什麼?

辛愛 (想阻止屠) 屠先生!

屠 (分配盤碟) 不是相會, 是(低聲)是幽會。我本來應當留到吃消夜的時候宣布, 不過, 我這張嘴——好在咱們都是自個兒人, 先講後講全一樣。

辛愛 我不要你講!

屠 不要我講! 千歲爺說的對。千歲爺知道得比我多, 請千歲爺自個兒講吧!

辛愛 (氣極) 屠先生!

屠 (擺好桌子上什物) 看你嚇我這一跳! 千歲爺不用急, 好戲當然留給你唱。主角兒是你, 羅成周瑜隨你挑着做, 我麼也就是掃邊兒打哈哈。(觀察杯盤) 還缺——缺小手巾! (他走到碗櫥那邊, 尋出一疊小手巾。)

王 (驚恐) 雲姑娘, 你怎麼得啦?

雲（強自微笑）我我沒有什麼……我覺得……你不覺得我來得不湊巧，打斷了王子的…… 84

辛愛（走近）屠先生的話沒有一句是真的。

屠（捧着一盤小毛巾走過來）故事也許不新鮮，真可再真不過。

辛愛 我敢說……

屠 你方才當着我親口承認……（放下毛巾）還當着董事長的。（預備向外行）我去請他來。

辛愛 用不着。

屠 不請也好。董事長也就够可憐的了。要請證人，單我這兩隻眼睛就成了。

雲 你看見來的？

屠 方才董事長和我進來的時候，劉喜奎嚇得直往裏跑……（指右門）往這裏頭跑。她現在還在裏頭。

王（旁白）就在裏頭！

屠 你進去看看，就知道我的話對不對了。

雲 我進去——好！（屠坐在沙發上，雲奔向右門，辛愛在前面把她攔住，拉到台口。）

辛愛 我跟你說一句話。

王（獨白）我進去看看。戲碼子早一刻講好，我心裏頭早一刻安定。（他溜進了右門。）

辛愛（低聲，很快）今兒個晚晌我到這兒，是爲了接頭一件事，政治的，（雲表示懷疑）跟我將來大有關係。

雲（不相信）不過，劉姑娘……

辛愛 她不在這兒！我愛的也不是她！我向你發誓，——你相信我嗎？

雲（看了他一眼，然後）我相信你。

辛愛（握住他的手，欣然）那就好。你得幫我攔住屠先生到套間去，誰也不要看見那個人。我哪，信譽所在，我得想法兒保護她逃出這所房子，不叫一個人看見，就是掐死看門的老頭子，碰壞前頭的大鐵門，我也得拚着性命做！

雲 好，我當心就是。

辛愛（歡然）謝謝你，彩霞！謝謝你！（他由左門下。）

雲 (獨白) 信譽所在!他說……信譽所在!辛愛不會撒謊的。我得幫他忙。幫忙幫到底。

王 (由右門上,墊起脚尖輕輕溜到雲旁,低聲) 雲姑娘,雲姑娘……一件怪事……怪事!

雲 (另有所思) 什麼事?

王 (低聲) 那裏頭不是劉喜奎!

雲 (欣然,旁白) 辛愛沒有騙我!

王 (笑,高聲) 鬧了歸齊,不是劉姑娘!

屠 (驚起,睡眼朦朧) 什麼,不是劉姑娘!

王 (迎住他) 別嚷嚷!這是一個秘密!

屠 有什麼關係!我們不過三個人……我不算數,我是啞吧。

王 人人這麼講,可是臨了兒全叫人知道了。

屠 (興奮) 不是劉喜奎……黃台吉親自對我們講,裏頭是劉喜奎!……到底是誰?……是誰?

誰?

王 是誰我不知道,不過,我敢賭咒,那不是劉姑娘。

屠 你看見來的？

王 除非我是瞎子！

雲 你講。

王 裏頭黑洞洞的，什麼也看不見，我伸手就這麼一摸，摸着了一個婦道人的袖筒子，（向

屠）您不說是劉姑娘嗎？我就把她當做劉姑娘，拉住她的手，問她後兒個堂會唱什麼戲。她的手一直在哆嗦，可是她一開口，我就曉得這不是劉姑娘了，那個高傲勁兒就像當年宮裏的西太后，「你把我當做什麼人？」她這麼問我。我一聽不對岔兒，趕緊放下手問她：「你不是劉姑娘？」她低聲對我講：「我不是。」我問她是誰，她說：「你別管我是誰。只要你能够想法子叫我走出這所房子，不叫人看見，趕明兒我有好處給你！」

屠（不耐煩）怎麼樣？

王 我說了一句：「門全鎖着，怎麼好出去？」就溜出來啦。

屠（重複）就溜出來啦！

王 哎！您說，怎麼辦？

屠 (走向右門) 先得弄清楚這女人是誰?

雲 (在門前攔住) 屠先生, 別進去。

屠 她是黃台吉的相好, 我得見識見識。

雲 人家既然不願意叫人看見, 這中間一定有什麼理由, 我們不好太作難人的。

屠 我一定要曉得這個女人是誰。我答應下董事長夫人的, 明兒個我還得向她回話。(向前

走) 我得交差。

雲 不, 屠先生, 我不放你進去。

屠 (央求) 你就馬馬虎虎讓我偷看一眼……

雲 屠先生, 你與其在這兒蕪姑, 不如到外頭把董事長請來。他是這兒的主人, 做主張的應該是他。

屠 對! 這話有道理! 我去請董事長來! 這一下子他可開心死了! 鬧了半天不是劉喜奎, 董事長做夢也不會想到……我去請他來拆穿這西洋景兒! 他要樂大發了!

(他由左門下, 雲一直把他送到左門, 看他走遠了方回身。王搖著頭, 走向她。)

雲 (折回) 他走遠了!

王 你說怎麼辦?

雲 不管她是誰, 救她出去要緊!

王 爲我?

雲 不, 爲另一個人……我答應了他的。

王 又是他! 永遠是他! 你何苦管這些閑事?

雲 我要麼!

王 (點頭依順) 你要就你要! 你說, 我怎麼幫忙才合適?

雲 不用你幫忙。黃台吉對我講的, 誰也不要看見那個人。

(尋找) 電燈開關在什麼地方?

(發見) 有啦! (過去將燈熄掉) 就是我, 我也不應該看見。

王 (莫明其妙) 黑洞洞的, 你怎麼好救她出去?

雲 你到外頭不要別人撞進來。我自然會有法子的。

王 (氣悶) 你簡直是胡鬧噫! (軟了下來) 好好, 好好。我去, 我去。(碰着什麼東西) 我的媽, 還好, 是椅

子。(他把門關住，下。)

雲 (奔向右門) 讓我敲敲門看。(扣門) 沒有聲兒 (向內) 開門，開開門——辛愛黃台吉差我來的！(門開) 我曉得這名字會把她勾出來的。

陳夫人 (探出身子) 你喊我做什麼？

雲 救你出去。

陳夫人 說是門全下了鎖。

雲 我有一把鑰匙，開花園門的。

陳夫人 (欣快) 好極了！給我！快給我！

雲 不過，你得先到花園，怎麼個走法才不會叫人看見，我就不知道了。

陳夫人 (接過鑰匙) 你放心，我知道的。(溜過去把隔扇門輕輕拉開) 我可以打這兒出去。

雲 (在左門旁邊聽了聽，轉身) 那通到什麼地方？

陳夫人 走下台階就是花園。(走向雲) 你這樣出力幫我忙，你是誰？

雲 別管我是誰，你走好了。

陳夫人 我看不清楚你的臉。

雲 我也看不清楚你的臉。

陳夫人 可是你的聲音我覺得挺熟，我似乎聽過好幾次……是的，是有好幾次……你是我的恩人，你應當叫我知道你的名姓……你不是錢家大小姐？

雲 不是。你趕快走吧！出了事就糟啦。

陳夫人 請問，出什麼事？

雲 管牠什麼事！你相信我好啦！

陳夫人 誰把我的祕密講給你聽的？

雲 反正有人就是了。

陳夫人 （重複）反正有人就是了，哼！這人是誰？

雲 你不用管。反正有人就是了。

陳夫人 辛愛有什麼權利把我的事告訴你？

雲 可是你有什么權利叫他辛愛，你有什么權利盤問我，你有什么權利，請問？

陳夫人 你不用管！

雲 你愛他！你敢說不？

陳夫人 那是！

雲 我跟你一樣愛他！

陳夫人 啊！原來你就是我打聽的那個人！

雲 你又是誰？

陳夫人 (傲然) 反正比你高！

雲 高什麼？

陳夫人 我可以毀你！

雲 (傲然) 我呀！我保護你！

陳夫人 你氣死我！我一定要認出你的臉模樣……

雲 你別走，讓我把燈開開！

陳 (在外) 好極啦！讓我們看看到底是誰？

陳夫人 不成！不成！我得走！有人來了！

雲 有膽子，你別走！

陳夫人 好，我就不走……不，我還是走！

（她奔向隔扇，從外面把門緊緊帶住。雲過去把電燈扭開，回身一看，陳夫人已經不見了。）

雲 她倒溜得快！（陳和屠推開左門進來。）

陳 子光，當真不是劉喜奎？

屠 決不是！

陳 我高興極了！

屠 （指着右門）我們先過去看個究竟……

陳 只要不是劉喜奎就好！（他們走進右門，自右上來女伶們。）

女伶們 （踏着脚）我們也跟進去！（她們隨了進去。）

雲 （獨白，痛苦）信譽所在，信譽所在！我不相信他會騙我……（王自左踏上。）

王 （低聲）雲姑娘，那個婦道人救出去了沒有？

雲 救出去了。

王 那麼，方才王子陪着一個人從花園跑出去，一定就是她了。

雲 真的？

王 怎麼不真？我在假山旁邊站着，那個婦道人過去的時候還掉下東西來的。我拾起來一看，是隻亮煌煌的鐲子！這不是嗎？

雲 (取過來看) 給我看。王子……

王 跟她一道兒走了。

雲 跟她一道兒走了！

王 這麼一來，你用不着操心了。有王子陪着她，一定不會出事。

雲 (倒進沙發) 啊！全完啦！(陳屠和女伶們自右上)

陳 沒有人！

女伶們 真怪！

屠 有這種事！

陳 (走向餐桌) 反正不是劉喜奎我就開心! (轉向大家) 先來一小杯香檳, 好嗎?

(他拿起酒瓶, 女伶們緩緩走向餐桌。屠過來邀請雲, 她沒有聽見, 沒有看見, 坐在沙發裏面, 思索而又痛苦。王在旁邊不知所措。)

——幕



## 第四幕

陳師範的客廳，同第一幕。王景福從左門退着進來，鞠躬，再三鞠躬，辭謝裏面的主人。

王（拿着帽子）不敢當，董事長，不敢當，太不敢當了！董事長留着步，折死小人了！是，是。（伸直了腰，大為滿意）董事長一直把我送到書房門口，這是打那兒說起！（看錶）才一霎眼的工夫，可五點鐘了；雲姑娘要等壞了她那股急勁兒，前腳沒有出門，就巴不得我後腳進來！

（男僕陪雲自中門上。）

男僕（指着王）小姐，他還沒有走，這不是！

王（放下帽子）什麼？雲姑娘親自趕來了！（男僕下）

雲 你怎麼得啦？半天還沒有一個交代？我打一點就盼你回來，直怕你路上出事，有了擔攔，你還偏偏擔攔！

王 事情順順當當的，要多如意有多如意。起初我還怕人家不見我，想不到我一說出雲彩

霞三個字，靈得很，底下人一直把我帶進大門，二門，三門，讓到書房裏頭。董事長一看見我，就笑嘻嘻問我昨兒晚晌睡好了沒有。後來我對董事長講，雲姑娘有一盒子首飾，值七八萬，因為馬上等錢用，打算賣給董事長，四萬塊錢，不到原來珠寶一半價錢。雲姑娘不願意外人知道，董事長急公好義，只要肯幫雲姑娘過掉這次難關，雲姑娘不會忘記董事長的恩德。我的話夠委婉的，你說是不是？

雲（不耐煩）好好，後來怎麼樣？

王 後來董事長不明白你幹嗎要賣掉你的首飾，為什麼要那麼多錢？要那麼多錢，做什麼用？為什麼這麼急？支支張張的，根本你沒有對我講，我怎麼答得出來？後來他就開了一張銀行支票，對我講：「你告訴雲姑娘，我收下她的首飾，算抵押，不算賣，雲姑娘什麼時候方便，什麼時候親自來贖好啦！」

雲（不耐煩）錢哪？

王 在我身上。（取出）這不是。

雲 啊！我這塊石頭可落了地！你要是知道我等得有多心焦，你也就不會在外頭一待就

待了兩個鐘頭。太陽眼看要下山，可是沒做的事還多着哪。

王 你不是說過還欠一萬塊錢嗎？我也弄來了。

雲 你問誰借的？

王 不是借來的。我是到一家銀行取出來的。我先到了銀行，所以辰光就擔擱了。

雲 你……取出來的？

王 這些年我跟你混，手頭混了不少錢，取出來幫你個忙，也是應該的。

雲 你辛辛苦苦賺的那一萬塊錢？！不！我的好師傅，我不能够收你這一萬塊錢。

王 爲什麼不能夠？

雲 我糟蹋我的錢還沒有什麼，我不能够連你的錢也糟蹋。

玉 爲什麼是糟蹋呢？你用錢一定有用錢的道理。

雲 我不能够對你講，這事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王 你不能够對我講，好，你就不用講，你先收下吧，別作難我了。這兒是兩張支票，一張是我的，一張是董事長的，你攔起來好啦。

雲 還是你拿着，用不着交給我。現在是這樣子，你把這五萬塊錢送到外蒙古駐京辦事處。  
王 外蒙古？

雲 對！外蒙古！你把錢當面交給外蒙古駐京辦事處的處長，就說你是來贖一家山西錢莊的票據的，讓他把票據交給你。

王 （莫名其妙）這是怎麼當子事？

雲 （不耐煩）一家山西錢莊……字號是晉義……

王 我還是不懂。

雲 你用不着懂……有人來了！（王把支票收起。屠由中門進來。）

屠 （萬想不到）我看見誰？雲彩霞雲姑娘！你是來早了呀，還是先來一下，回頭四點鐘你就不來了呀？

雲 我欠下董事長好些情分，正愁沒有法兒了，回頭還有不來的？我一定來。

屠 這就是了，你不知道，太太先生們全巴着今兒個下午這個茶會，要瞻仰瞻仰你的本人，聽聽你的嗓子。裏面只有一位先生來不了，倒怪可惜的……

王 誰來不了？

屠 還有誰？那個倒楣蛋兒的黃台吉！

王 他怎麼啦？

屠 這孩子不走運，說是四五天裏頭他就要動身，回到和什托落蓋，奪回他的布爾根，穩穩當當地做他千歲爺，萬歲爺，我曉得什麼爺！可是你們猜怎麼着？（笑）誰摘了他皇冠？誰半路拆了他的台？

王 誰？

屠 （繼續笑着）外蒙古駐京辦事處的處長！

王 （驚）您說什麼？

屠 黃台吉欠一家山西錢莊五萬塊錢，一年多還不出，現在叫活佛的代表曉得了，債權買到手，頭十一點鐘的光景，派人到北京飯店把他逮了去。

王 有這種事？

屠 騙你不是人！那位代表本來不曉得那家錢莊的字號……

王 晉義錢莊，對不對？

屠 咦！你怎麼知道的？

王 （怒向雲）當然我知道！

屠 可是，你聽我講！據說黃台吉有一個情人，一位闊太太，把他的底抖了一個乾淨。

雲 一位闊太太！

屠 聽說是，姓甚名誰，一時還不清楚……逃不掉，遲早會打聽着的。那位闊太太大概是犯了醋勁兒，就把黃台吉賣給外蒙古了。（笑）這一下子可好啦，我們這位土皇帝離戰場十萬八千里，就叫人家俘了去！哀哉痛哉！「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王 您這一套話不是編出來騙人玩兒的！

屠 騙人玩兒的！我頭一個講給你聽，是你運氣！我這就進去講給董事長聽，不吓他一跳才

怪哪！（屠由左下。王隨了他兩步，走向雲。）

王 鬧了半天，黃台吉是你心上人，嗯？

雲 （低下眼睛，低聲）是的。

王 你想救他出來，嗯？

雲 是的。

王 傾家破產也要救，嗯？

雲 (熱情地) 粉身碎骨也要救！

王 你沒有聽見講，他不愛你！愛的是別人？

雲 我知道！

王 虧你有臉子講得出來！

雲 你不懂得的。命裏註定我愛他，不由我自個兒作主。

王 我有什麼不懂！

雲 等我曉得他是一個負心的人，晚了，來不及了，我已經把我的心給了他，我想瞞着人，我沒有臉對人講，可是有什麼用？我活着一天，心就是他的！

王 是，是，我懂！雲姑娘，是我不好，我不應該瞎發脾氣。不過！你有什么好指望的？

雲 什麼也不指望。我就是他要救他！(忽然)人家不是講他另有一個相好，一位闊太太嗎？

王 一定是丟鐺子的那個婦道人，有了那個婦道人，黃台吉才把你扔掉。

雲 (按着心) 一定是她！你不用講了，你好像當胸戳了我一刀。

王 我不是有心傷你，好孩子，你得想開點兒。

雲 這個對頭，我一定要見識見識。(有力地) 我會認識的，我要對她講，你叫人把黃台吉下在牢獄，我叫人把黃台吉救出牢獄。你不給他自由，我給他自由。看我們兩個人是誰頂愛他！

王 可是黃台吉哪？

雲 (恨恨) 他呀，他騙我，我再也不理他了！

王 (欣然) 這話講得對！乾脆你就不用救他，隨他死活好了。

雲 不！不！我要報復！你方才沒有聽人講，他就要動身，就要奪回他的城邑，就要封王拜爵嗎？我要人家都知道，他的功名呀，是我幫他爭的！是我這唱戲的女孩子幫他爭的！是一個他丟掉的女戲子幫他爭的！他不愛我，可是他沒有法子忘掉我！你明白我的報復嗎？轟轟烈烈的功名跟我雲彩霞三個字永遠拆不開，這就是我的報復！我的好師傅，我求你趕快去

救他出來！我在家裏等你回來。（她由中門下。）

王（拾起他的帽子）對對！對對！她講的話……對！（歎氣）她救黃台吉是爲了愛他，可是我扔掉一萬塊錢救他，又爲那一樁？（思索）罷罷。我爲的是雲彩霞。只要雲姑娘歡喜，就是我的仇人我也救！救他出來，萬一他不愛雲姑娘，活活把我氣死！萬一他還愛雲姑娘，那，那我還是活活氣死！（看見陳夫人）有人來了！一定是女主人！（摘帽行禮）人家沒有看見我，我還是快點兒把錢送去第一。（陳夫人由右門上，想着心事，沒有看見別人。）

陳夫人（獨白）一定是我昨兒個晚晌惶惶張張跳上馬車的時候落在街上。好好兒一只鐺子會丟掉，太便宜檢去的人了。好在沒有幾個人知道這鐺子是我的……（恨恨）全是黃台吉！他現在該明白我是不是好惹的了！（坐在沙發裏）那個女人是誰呢？聲音熟熟的，就是想不起她的名子。「反正有人就是了。」（模擬）「反正有人就是了。」誰的嗓子這麼甜，這麼脆，這麼魔人呢？（看見屠）噢！子光你來了。（屠由左門上）

屠 嚇！太太可打扮好了！

陳夫人 我在這兒等那些客人們來。我問你，昨兒個我託你辦的事，你到底打聽出來嗎兒

的沒有？

屠 您就別提啦。爲了打聽黃台吉的情人是誰，我昨兒個一夜沒有好睡，到現在頭還暈得幌。我滿以爲黃台吉的情人是劉喜奎！

陳夫人 劉喜奎！

屠 董事長頭一個這麼講，我當然只有這樣想了。

陳夫人 打聽消息打聽到我男人那兒，天下怕也就是你老先生想得到！好啦！我的運氣比你強，黃台吉的美人兒我倒看見了。可惜公園燈不亮，害得我沒有看清楚，我又不好意思過去死盯着人家……

屠 那怕什麼！要是我的話……

陳夫人 我沒有認準她的臉模樣，可是她有一句話我倒遠遠聽見了，是這樣一句話：「反正有人就是了。」話是沒有意思的，特別的是，那個腔調，那個語氣，我簡直熟極了！在我耳朵旁邊不知道響過多少回！

屠 太太沒有弄錯？

陳夫人 錯是不會錯，我就是想不出這個人來。我先以為錢家大小姐，今兒個早晌我到錢府去了一趟，那位大小姐的聲音，又尖又扎耳朵。後來我到周公館，劉公館，朱公館，跟一個一個少奶奶談，跟一個一個小姐談廢話，講了一車又一車，把我膩得要死，臨了兒沒有一個對岔兒！我活活糟蹋了一個大好早晨！不過，我相信這個人我很熟，那聲音，那腔調……

屠 有啦！你看過金太太沒有？

陳夫人 沒有！提她幹什麼？

屠 說不定就是她！

陳夫人 哎！倒有幾分像！金太太昨兒個跟黃台吉好不親熱，黃台吉什麼底細她也知道，說起來是她表弟講的……

屠 (笑) 表弟！

陳夫人 不是表弟是什麼？

屠 用表弟做個遮眼罩子罷了。(男僕由中門上)

男僕 太太，金太太來啦！

陳夫人 請進來，（低聲問屠）巧極了！聽聽她的聲音看！（迎住進來的人）我的好人兒，你來的這麼早，叫我做主人的怎麼謝你才好！我跟屠先生正在講你，說不定要講你壞話哪！

金夫人 （微笑）真的？

屠 （低聲問陳夫人）是不是這嗓門兒？

陳夫人 （低聲）你逗她說話，讓我仔細聽。

屠 （走向金夫人）您的大衣交我好了。

金夫人 不敢當。

屠 金太太，說那兒的話我今兒個是總招待。（接過大衣）金太太一心就巴着看雲彩霞了？

金夫人 是的。

屠 她可以算得上才貌雙全了。

金夫人 敢情是。

屠 跟劉喜奎一比……

金夫人 高多了！

陳夫人 (旁白) 你就別想聽到她一句整話! (高聲) 金太太, 我現在也這樣想。下星期, 總統府裏有個宴會, 我舅媽一定要我在飯後來一折戲, 推了半天推不掉, 我就答應挑一段道白玩玩。現在我一想, 說道白頂難啦, 字眼兒要咬得準, 聲音又得響亮, 語氣又得自然……

金夫人 回頭向雲彩霞請教, 包管你好。

陳夫人 譬方這麼一句話, 「反正有人就是了,」你看應該怎麼一個說法兒?

金夫人 這那兒像道白呀?

陳夫人 花旦戲常有的。

金夫人 說也容易。

陳夫人 這可得你教我呀!

金夫人 我?

陳夫人 對! 你說呀!

金夫人 (笑) 我偏不說! (走向左門) 你們董事長在家嗎?

陳夫人 在家。(低聲問屠) 她成心不說!

屠 (低聲) 是她!

(男僕打開中門，進來一批女客。陳夫人迎過去招待。屠夾在裏面忙碌。女僕由右門出來，幫着男僕侍應。陳陪着一批男客由左門上。)

陳 (向男客) 這消息千真萬確，(向金夫人和女客們點頭) 不過，我們說話這個辰光，他已經放出牢獄，完全恢復自由了。

金夫人 你說誰呀?

陳 辛愛黃台吉!

陳夫人 (旁白) 出來啦!

女客甲 你們也聽到這個新聞啦! 我還以為就是我一個人知道哪! 天下會有這種怪事!

女客乙 人家講，黃台吉王子賴債不還，外蒙古的代表看不過意，替他把債一清的。難道這話不對嗎?

女客甲 對，我也聽人這麼講!

金夫人 那麼，是誰把他告下來的?

女客乙 說的是呀！

女客甲 我出門的時候，說是他進了監獄，現在不過二十分鐘，他可已經出了監獄。事由兒

越來越怪！

金夫人 他怎麼出來的？

女客乙 像黃台吉那種人物，一會兒文，一會兒武，說不定就有異人在暗地裏幫忙。

女客丙 其實沒有什麼希奇，怎麼來，怎麼去，有人替他還債，他不就出來了麼？

陳夫人 你們說的都對。問題是，誰替他還的債呀？

女客丙 這得問我們董事長啦。他方才話沒有講完就讓我們打斷了。

陳 我？

全體 怎麼樣？

陳 (嚴重) 我——抱歉之至，我也不知道，這證明——

屠 證明沒有這回事！他既然出來，我就應當知道，我既然不知道，顯而易見沒有放出來。

女客甲 不過董事長說他已經放出來了。

陳 我是聽金太太的表弟講的。他看見黃台吉，黃台吉約他一塊兒到一家錢莊去。

（金夫人大不自在，陳夫人注意她的動作。）

屠 是不是那家山西錢莊？

陳 正是。

金夫人 認錢不認人，這家錢莊也太可惡了！

陳 黃台吉去尋那個掌櫃的，大打出手也難說。

陳夫人 打的結果怎麼樣？

陳 不清楚。好在黃台吉一會兒會來的……

金夫人 他答應來，一定來！

陳夫人 （妬嫉地觀察她）金太太，你拿得那麼穩？

男僕 （由中門上）雲彩霞小姐，王景福先生。

屠 啊！可來啦！（全體迎向前去。）

女客甲 （和女客乙停在原來地方）我們回頭可有好戲聽啦！

女客乙 不是彩樓配，就是胭脂虎！

女客甲 董事長好不寵她！

女客乙 陳太太也寵着她哪！

陳 (挽着雲的手，往裏走) 雲姑娘，我怎麼樣謝你好？我不說喜出望外，也要說蓬華增輝了。

陳太太和我不用提多體面了。

金夫人 (向陳夫人) 陳太太，請你把我介紹給雲小姐。我這兒急死了。

陳夫人 (介紹) 雲小姐，這位是金太太，你的知音。

(他領着雲向前一位一位介紹，金夫人，女客乙和女客甲圍住雲談話。陳和屠走近她們這一羣。陳夫人走向台口對角，那邊坐着許多女客。王一個人提着胡琴套站在後面。男女僕人忙着獻茶。)

雲 真的？各位太太過獎我。我也只是跟前輩學，學不到家沒有法子。

陳夫人 (注意，旁白) 什麼！這聲音……

雲 有些戲看聰明，有些戲看工力，有些戲兩樣全看。像我，一無所長，完全仗着各位隨時指

教，熱心捧場，才有今天這個日子。

陳夫人（旁白）我越聽，越覺得就是她……不，不，不會的，是我的腦子在作怪，跟我的耳朵不相干……

（金夫人和若干女客圍住雲，一同坐下。陳和若干男客在後面圍住她的沙發。）

陳夫人（妬嫉地微笑）爲什麼不？又年輕，又好看，又入時，又嬌貴，坐在一羣人當中，跟一位公主一樣，爲什麼不愛她？！我怎麼也得想法兒證明證明。（轉向陳，他正好離開雲，走向她）怎麼樣，我們就請雲小姐唱一段兒，好嗎？（雲聽了她的話，站起，走向王。）

陳 我們得等等黃台吉，金太太講他一定來的。

陳夫人（看向雲那邊）我怕他不來了。（旁白）她打移攸……她在用心聽……

陳 你怎麼曉得他不會來？他恢復了自由，自然要來的。

陳夫人（旁白）看樣子，說不定就是姓雲的贖他出來。（高聲）方才你們談到黃台吉，我不想掃你們的興，你們不知道他讓人家打壞了。

雲（旁白）打壞了！

陳夫人（旁白）她走過來了。（高聲）屠先生方才對我講，黃台吉受了重傷，性命危險，屠先生是什麼也知道。

屠（莫名其妙）我？

陳夫人（低聲向屠）不許開口！（雲暈倒在一隻沙發上）

陳夫人（叫了一聲，奔過去）雲小姐不大舒服！

王（奔過去）雲姑娘！

女客們（環繞沙發背後）怎麼好！

屠（不要急！不要緊！我這兒有鼻煙！）（遞給陳夫人）聞一點點就見效！

雲（甦醒）沒有什麼……屋子熱……陳太太，謝謝你，你太好了！（遇見陳夫人的眼睛）好怪！

男僕（由中門上）辛愛黃台吉王爺！（人人驚呼着，女客們離開雲，奔向黃台吉。）

雲（做了一個喜悅的姿勢）啊！

（她想奔上前去，王握住她的手。陳夫人和雲對看了一時。）

王（低聲）當心……人家會看出來的！（男女客人擁着黃台吉向前走來）

陳 (向辛愛) 方才屠子光講,你受了重傷,到底怎麼回事?  
屠 我沒有講。

辛愛 我一拳頭就把老西兒撩了一個筋斗……

女客門 撩得好!

陳 你沒有受傷?

辛愛 我受傷? (笑) 自從關老爺歸天以後,老西兒就沒有出過一條好漢!

(哄堂大笑,大家散開。)

辛愛 (走向陳夫人,低聲,不看她) 你會叫我回來的,你的話對,我回來了。

陳夫人 (欣然) 是嗎?

辛愛 我本來打算不看你,你就離開北京,不過,你這次幫我這麼大的忙……

雲 (相離不遠,看着他們) 他低聲兒跟她說話! 那位闊太太不是別人……一定是陳太太!

陳夫人 你有什麼話說?

辛愛 (依然低聲) 我得跟你一個人說幾句話。

陳夫人 好。回頭等人散了看。

辛愛 就這麼辦。(陳夫人走向她的其他客人。)

辛愛 (轉身看見雲，深深一躬)雲小姐！(他想過，但是陳走來——拍着他的肩膀。)

陳 王爺，你過來，我有話問你……

(他們挽着臂，走向後方，最後由左門下。女客甲和女客乙過來和雲攀談。王回到原來的地位。)

屠 (低聲向陳夫人)太太，我問你，你方才爲什麼栽我一句，說黃台吉受重傷……

陳夫人 (高聲)爲什麼？因爲你呀，你的消息老落在人後頭！(向兩位女客)你們想想看……

(屠走開，坐在另外女客當中，爲自己辯白。)

陳夫人 (繼續)你們想想看，我昨個兒就託人打聽一個祕密，到如今連個影子也回不出

——黃台吉王子心裏頭有一個美人兒，是誰就沒有人知道，不過我看……(轉問雲)雲

小姐也許知道這個美人兒是誰。

雲 我？

陳夫人 是呀！人家講，黃台吉的意中人是一個弄戲的。

屠 算啦……

雲 這就怪啦！戲園子人講，他的情人是一位闊太太。

屠 （看金夫人）我也這樣想！

陳夫人 人家講，有一晚晌……

雲 在一所小花園房子相會。

金夫人 你們越講越好玩兒啦！

陳夫人 人家講，那個女戲子讓她的對頭撞見了，吵的不得了。

雲 人家講，那位闊太太的丈夫來了，闊太太就吓跑了。

金夫人 你們兩位好像是什麼也知道！

屠 我承認，比我知道的多多了。

金夫人 不過，說了半天空話，你們兩位也得講出點兒真憑實據來呀！

陳夫人 我倒有一個，那是一小枝兒玫瑰花，裹着一根絲帶子，好看着哪。

雲 (旁白) 怎麼會落到她手裏頭?

金夫人 雲小姐, 你呢?

雲 我呀! 我的可值錢了, 簡直沒有幾萬塊錢別想買的到手……

金夫人 喲! 是什麼希奇寶貝?

雲 一隻鑲鑽石的鐲子!

陳夫人 (旁白) 原來是她拾去的!

屠 簡直是一齣拾玉鐲麼!

雲 果真的真有這鐲子! 人家檢起來給了我…… (舉給大家看) 這不是!

屠 (接住鐲子, 和女客甲乙研究) 考究極了! 請看! 請看!

陳夫人 (瞥了一眼, 冷然) 挺工緻的!

(她打算過去拿過來, 但是陳老早就和辛愛回到客廳, 正好走在陳夫人和女客甲乙間。陳夫人走開, 來到金夫人旁邊。金夫人本來也想賞鑑一下那隻鐲子。)

陳 什麼東西! 你們在欣賞什麼東西?

屠 (舉起鐺子) 這隻鐺子!

陳 哦! 我太太的鐺子!

全體 陳太太!

陳 (拿着鐺子給每位客人欣賞, 滿意的樣子) 很精緻, 是不是?

雲 (旁白) 果不然是她! (她走到王旁邊。)

陳夫人 (在客廳中央, 戴上她丈夫獻給她的鐺子) 好啦! 現在黃台吉王子來了, 我們可以請雲

小姐賞一段兒戲聽啦。

雲 (忿然) 來一段兒戲! 這個辰光點兒! (女客人拍手, 在一邊坐攏。)

王 (向雲) 鎮靜點兒! 別忘記我們是做什麼來的!

辛愛 (走向雲) 雲小姐, 請你賞大家一個臉……

雲 (冷然) 好, 我就來!

陳夫人 (文雅) 大家請坐, 飽飽我們的耳福罷, (向辛愛) 黃台吉王子, 你坐到我旁邊……

王 (褪出胡琴) 雲姑娘, 想着戲, 想着戲。 (他尋了一個小橙坐下, 調理琴絃。)

陳 來一段什麼好？

金夫人 女起解。

女客甲 貴妃醉酒。

女客乙 宇宙鋒。

陳夫人 (譏諷) 斷橋倒挺相宜的！

雲 (旁白) 太欺人了！

金夫人 (坐在陳夫人另一旁) 不，不，白門樓！

雲 反串呂布，好！就是牠！

王 (低聲) 換別的！

雲 (高聲) 「二六」

(王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他拉「過門」的時候，客人們漸漸靜了下來。陳夫人故意把頭倚向辛愛，低聲說話。)

雲 (一個人站在客廳中央，眼睛定定地望着陳夫人，體溫增高，姿態不穩) 各位見笑。(唱)

某一見貂蟬女心如烈火，罵一聲狗淫婦你大胆的賤婆。你本是那王允許配於我，你爲何暗地裏又配董卓。自那日打從那鳳儀亭經過，你那裏見了俺就變臉變模，我爲你被董卓追殺與我，我爲你使得俺是父子們不和，我只說你那裏真心待我，又誰知狗淫婦你裏應外和，恨不得這一足將你結果。陳公台休得要取笑與我，大丈夫終一死，豈能退縮。

（她一直走向陳夫人，用手指着她，好半晌動也不動，男女客人紛紛起立，極度不安。）

陳夫人（安然）唱得好！唱得好！動聽極了！

全體 動聽極了！

王（低聲向雲，差不多要哭的樣子）雲姑娘，你怎麼啦？

雲 我罵得才叫痛快！

陳夫人（站起恨恨）等着瞧！

雲（向陳）我的身子有點兒不舒服，董事長對不住，我先走一步。

陳夫人（低聲，阻止辛愛奔向雲）別動！

陳（向雲）你不舒服，我不強留你。明天我來看來，你好好兒休養，休養。（向男僕）看雲小姐

的車……

(就在這時候，女客甲過來和陳夫人講話。辛愛奔向雲。)

辛愛 (低聲) 今天不成，隨後告訴你！不過，你的身子……

雲 (短澀) 謝謝。

(陳過來攙着雲向外走。男女客人聚在中門西側表示惜別。雲最後瞥了辛愛一眼，怨望而痛苦。)  
陳夫人恐嚇地望着她走。

——幕

## 第五幕

雲彩霞的會客室，一個小門通到內室，掛着綢窗，另有一個風門，連着外院。一排長窗。夜晚九時左右。王景福一個人黑影綽綽的坐在風門邊一張小椅上打盹。雲彩霞由內室上，不驚動他，過來扭開風門邊的電燈開關。王驚醒。

王（跳醒）我睡着啦！

雲 你什麼時候來的，怎麼燈也不開光這麼坐着？

王 省兩個電燈錢也好。細水長流，雲姑娘今兒個一出手就是四萬，往後得學着節儉節儉。這一天把雲姑娘累透啦！

雲 我把你帶累壞了倒是真的。

王 我沒有什麼。我擔心是你這身子股兒，明兒個的堂會——

雲 你替我回掉了罷。

王 這你不用操心，我會想法兒回掉的。可是戲園子那邊，該怎麼辦呢？

雲 也停一天再說。

王 好，我就這麼跟戲園子人講去，依我看，你就請個長假，索興到外埠碼頭唱上一年半載，像譚老板那樣在上海撈他一票，也是好的。

雲 我明白你的意思，眼不見爲淨，你怕我在北京跟人嘔氣，對不對？

王 避避也好，常言道，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今兒個下午你這麼一鬧，別提我多替你担心了。像你那樣指桑罵槐，陳太太有什麼不明白的？董事長聽不出來，可是，那些客人鬼靈精，還有聽不出來的？

雲 我正要他們聽得懂！看她氣得渾身發抖，眼皮往上翻，臉青得像一塊鐵，我才叫開心哪！我唱一句，好像劃一刀子，你想不出我多麼痛快！

王 好是好，可就太兇了點兒！惡語傷人六月寒，那些闊太太們記仇才叫記得牢。當着那麼多的客人丟臉，下不來台，陳太太饒得過你，做夢也不相信。

雲 氣死又算得了什麼！反正人家愛她，掉眼淚有人揩，生了氣有人哄，我一個唱戲的，心就是粉粉碎，也值不到幾個麻錢兒。（興奮）你還不知道，臨走的時候，我求黃台吉跟我來，他

睬我也不睬！

王 噢。

雲 我恨不得……我恨不得……我倒看看他們在一起怎麼個樂法！（她向外邁步）

王 你到那兒去？

雲 我去……我去……給他們兩刀子……

王 你簡直成了小孩子！

雲 （回來，倒進沙發）這總比我一個人悶在屋子裏頭難受強，好歹是一個死，要死就死個熱鬧！

王 不會死的，難受不會難受死人的。眼前你正在勁頭兒上，你覺得你不會活下去，可是過些日子你再看看，你還照樣兒活着。別人不說，我還不好好兒活了下來！

雲 （驚訝）你！

王 你想不到，是不是？你看我這蠢樣兒，傻裏傻氣的，居然粗皮粗肉裏頭也有一顆心，也知道愛，也知道難受，也跟你一樣受氣……你覺得真怪，是不是？

雲 你也有過這種事？

王 這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日子一久，成了習慣，就是苦，也苦下來了。

雲 看你人柔柔（讀「讓」去聲）的，想不到會有這股子勁兒，作人唱戲，我得樣樣兒跟你學，學得來學不來，另是一回事，反正我跟你學就是了。

王 那就好。我一輩子唱戲沒有唱出來，你好容易唱到今兒個這個地位，像這樣糟蹋身子，有一天敗了嗓子，不說你自個兒可惜，我這幾年的心血也付之流水了。惡名兒難解，好字兒難得。得個好兒，那兒那麼容易！

雲 從今以後，我就當世上沒有辛愛黃台吉這個人。看見他，我就當沒有看見他！說起他，我就當沒有聽見。不信你在旁邊叫十聲辛愛黃台吉，看我眨不眨一回眼睛。

（使女推開風門上。）

使女 小姐，這兒有一個盒子。

雲 誰送來的？

使女 一個男傭人送來的，說是黃台吉王爺送給小姐的。

雲 (跳起) 黃台吉! (接住盒子) 送的人呢?

使女 他留下盒子就走了。

雲 好,你下去罷。

(使女退出,雲把盒子放在桌上,顫顫索索,坐在盒子對面。)

雲 啊!老天爺!黃台吉!黃台吉!他送我這個做什麼!我的手直哆嗦……我開不開這盒子……

王 (旁白) 她就當世上沒有黃台吉這個人哪!

雲 (打開盒子) 讓我看!讓我看! (痛苦地呼喚) 啊!

王 (急) 什麼事?

雲 盒子一打開,我覺得有什麼東西吸進我的鼻子,冰涼一股寒氣往裏鑽……

王 盒子裏面是什麼東西?

雲 我那枝兒玫瑰! (握在手心) 一點兒不錯,是我送給他的那枝兒玫瑰!昨兒清早他來看

我,我手裏頭正好拿着這小枝兒玫瑰,他問我要,我就給了他……現在他用不着了,可以扔掉了……扔掉就扔掉好了,爲什麼故意氣我,還把這枝兒玫瑰送還給我呢?

王 一定是陳太太叫他送還你的。

雲 (站起，忽然) 他就應該服從？他就應該毫不戀惜，把花送回來侮辱我？(走到窗邊) 人的

良心是黑的，就跟今兒的夜晚一樣。(看着花) 可憐的花，才兩天的工夫，你就奄了。去的時候，你紅妍妍的，香噴噴的，一付惹人心愛的模樣；現在你奄了，花兒葉兒軟成一片，人家有了好的，就不矜貴你了。(把花放在嘴邊吻着) 永別了，我可憐的玫瑰花！你死了，我有什麼東西跟着你也死了去罷！(把花扔出窗戶)「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

王 雲姑娘！雲姑娘！

雲 我的好師傅，你用不着害怕。(靠住桌子) 從今以後，我和黃台吉是絕了，絕到底了！(手按着胸口) 我的心跳得好多了！

(辛愛在風門外問使女：「我一定要見她！她會見我的！」他推開風門衝進來。)

辛愛 (奔向雲) 彩霞！

雲 (不由自己，投入他的懷抱) 辛愛！(想掙出他的懷抱) 我怎麼的啦，走開走開！我不要見你！  
辛愛 不要生氣！我求你不要生氣！你叫我跟你來，我當時沒有答應，實在是我不能够就跟

你來，我爲什麼不想跟你走？可是我才從牢獄放出來，按道理，我應當謝過我的恩人，世上有力量救我的，只有那麼一個人，我以爲就是陳太太。我要對陳太太講：「我不能夠受你的錢，因爲我不愛你，我就沒有愛過你，我的心老早給了別人！」可是，我的話才一出口，她就跪在地上，抱住我的腿，一邊哭，一邊講，她愛瘋了我，她吃醋吃糊塗了，是她把我賣給外蒙古的辦事處，是她把錢莊的字號說給辦事處知道。我當時驚得話也說不出來，一下子推開她，就奔到你這兒來！

雲 果然是她！

辛愛 從今以後，我不欠她的情分了。是我，她是她，各奔前程，誰也用不着留戀誰。彩霞，我真正自由了，我心裏頭有塊病，這塊病完全消失了，我愛的只有你一個人，彩霞，（跪下）我跪下求你，不要拒絕我，不要讓我灰心！

雲 你先起來！

辛愛 我要是有一個字騙你，天誅地滅，不得好死！我現在只有一件事梗在心裏頭，陷害我的人我可以置之不問，不過，搭救我的人，我不能夠攔在旁邊不管。你知道是誰嗎？你能够

不能夠替我想想……

雲 (低下眼睛) 我不知道，我不能夠講……

王 (本來退到風門口，如今走到他們中間) 不是別人，就是她，就是她！

雲 (急忙) 少說話！不許你說話！

王 救你沒有現款，她把她的首飾財產，全份兒抵押出去，這還不夠……

雲 你的話不算數！

王 (越說越有力) 爲什麼不算數？(向辛愛) 我有證據給你看，她抵押了四萬塊錢，錢不夠，

又借了一萬……(收斂) 借誰的，我不知道，不過，你相信我，有這個人，有這樁事，騙你不是人，是王八，是孫子雲姑娘爲你吃夠了苦，我不能夠再看她錯下去，我……我把她當做女兒一樣愛她……我就圖她一個快活……

雲 你哭啦？

王 我說得高興哭了……我……我……我到前頭打個電話去，替你向戲園子請個長假……回頭見！(他由風門奔下)

辛愛 彩霞，救我的人原來就是你？

雲 (指着王的背影) 還有他，我師傅幫忙……過去的事，講他幹什麼，難道你倒要別人救你嗎？

辛愛 可是你叫我怎樣報答你呢？你救出的不僅是我這個人，所有我的希望，我的未來，我的事業，你一股腦兒全救了出來。現在我能夠報答你的，也就只有達到我的希望，完成我的事業，讓我的未來成爲燦爛一片。我要是在戰場上敗了，死了，那也就只好算了！可是——我要是勝了的話，你許我說一句冒昧的話，我要你永遠跟我在一起，一塊兒享受榮華富貴……

雲 你是說娶我做你女人！

辛愛 我知道我沒有一個地方配得上你，不過，沒有你，我這一輩子就別想幹得出什麼轟轟烈烈的事兒來。就是幹下點兒什麼事出來，孤另另一個人，我也不會感到興味。彩霞，你等我回來——彩霞，你怎麼得啦？你的臉色難看極了！

雲 沒有什麼，我喜歡成了這樣子。

辛愛 (扶她坐下) 你要倒下去!

雲 奇怪,我覺得……一種說不出名目的怪味道……從我親過花以後……我就覺得我  
不好過……

辛愛 什麼花?

雲 沒有良心的壞東西,我還以為你跟我翻了臉,想不到是你跟我要好的意思。

辛愛 你說什麼?

雲 就是那花呀,你裝在一個盒子裏面……

辛愛 我?我沒有給你送過什麼東西……那花,在什麼地方?

雲 我扔了,我扔了。

辛愛 你的手直移攸……彩霞,你難受的不得了……

雲 不,不,不難受。(指心)這兒好啦。(指腦)現在難過的是這兒,真怪!多好玩兒,成千成萬的

東西在我眼睛前漂來漂去……一會兒一個樣兒……(向辛愛)我們在什麼地方?  
你說了些什麼?我不記得了。我的腦袋蓋好像要散……我想,我想,我什麼也想不出來。

(急)我不!我捨不得,我丟不下我的辛愛,我一個人在人海裏頭掙扎……辛愛可憐也是一個人,在沙漠裏頭奮鬥……我離不開他……我要好好兒唱一齣戲給他聽……給大家聽。你聽,戲園子坐滿了人,全是喊好兒拍手的聲音!我答應下唱全本「王寶釧」辛愛是我的薛平貴,我呀,我是一個無父無母的人。(唱)

……娘呀,老娘不必痛傷情,女兒言來聽分明。大姐二姐有福分,蘇龍魏虎配爲婚。唯有女兒命兒苦,彩球單打花郎身。世人都想爲官宦,誰是那耕田種地人。

辛愛 彩霞!你醒醒!我的好彩霞,你急死我啦!

雲 不許說話!我還要上戲哪!我一上台,台上的電燈就全亮了。有人怪聲喊好,他一個人坐在包廂裏頭一直衝我笑,他衝我招手,壞孩子,你真壞!全是你逗我,所以唱脫了板。(唱)

……手指着魏虎賊,高聲叫罵,害得我夫妻們各奔天涯。哭一聲薛郎夫難得見,喂呀薛郎夫哇,但不知何日轉回家。

辛愛 (握着她的手)彩霞!彩霞!她看不見我,聽不見我……怎麼好!急死人了!(他跑向風門,推開門向外喊)來人!來人!

雲 辛愛沒有說過他愛我，我也不敢，可是我多想唱兩句好的給他聽呀！（唱）

……看彩球！彩球拋去憑人搶，彩球打中討飯郎。

辛愛 （對奔來的使女）快去請人來！你們小姐危險！我不走開，（奔回）彩霞，聽我講！

雲 看呀！看呀！有誰到包廂裏來了！坐在辛愛旁邊。臉拿手指兒遮着，我認識你，你瞞不過我的眼睛！辛愛，他看也不看我一眼。

辛愛 辛愛在你旁邊！

雲 他們倆好不親熱！手握手，頭碰頭，氣死我了！他不跟我來，他也不看一看我是快死的人了！

辛愛 彩霞！可憐！可憐我！

雲 （忿然）可憐，誰可憐？

辛愛 我的嗓音真就打不動你的心嗎？

雲 你要我做什麼？

辛愛 聽我講，彩霞，你看看我！我是辛愛！

雲 辛愛不他忘掉我了！他跟那個壞女人在一起去去（唱）

……手指西涼高聲罵無義的強盜罵幾聲。妻爲你不把相府進，妻爲你失了父女情。

（喊了一聲，認出面前的辛愛。）啊！辛愛（投入他的懷抱）辛愛！

辛愛 （抱着雲）老天爺幫幫我的忙！一個人也沒有（看見王）可有人來了。

（王由外急急跑進來）

王 真的嗎？雲姑娘危險？

辛愛 彩霞死了……

王 （把一隻沙發推到中央，辛愛把雲放在上面）不，不……還有氣，還來得及！

辛愛 （在沙發另一側）她睜開眼睛了！

雲 啊！好難過呀！誰在我旁邊？（欣然）你，辛愛！（轉向王）還有你，師傅！你們別走開，我怕，我的

頭不難受了，現在是我的胸口難受，燒得幌……像一把火在燒我……

王 （向辛愛）我看雲姑娘是中了毒……

辛愛 中毒！誰下的這毒手？

王 (氣恨) 還有誰? 還有誰? 那位闊太太……她的死對頭……

辛愛 (驚呆) 你是說陳太太? 她真會像蛇那麼毒嗎? 決不會! 決不會!

王 比蛇還毒! 最毒婦人心!

雲 啊! 我難受死了! 救救我! 救救我! 我不想死! 那時候我要死, 現在我不, 我不要死! 他愛我, 他

要娶我……(向王) 醫生! 醫生!

王 請去了! 就來!

雲 天老爺, 讓我活下去! 幾天就成! 只要跟他在一起活幾天就成! 我這麼年輕! 好日子有的

是……還有的是……

辛愛 老天爺!

雲 我要活……我要活……不……不……完啦, 我的日子到啦……(向辛愛) 別離開我……我的

好辛愛……我就要看不見你……就要跟你分手! 永遠分手了!

辛愛 彩霞! 彩霞……

雲 辛愛, 你得一個人好好兒活下去……加倍保重……保重! (向王) 師傅, 我負了你這些

年的心血！

王 雲姑娘！

雲 有什麼能夠留傳久遠的，我的身段，我的嗓音，我的心得，你們全跟着我走了……走到

老遠老遠的地方，也不會回來……不會回來了！

王 （絕望，跪在旁邊）死啦！死啦！

辛愛 彩霞，人會記着你的，辛愛黃台吉的名子永遠不會跟你的名子分開！我爲你來到北京，來到北京我把你丟掉！這死氣沉沉的北京，我一想到，我就恨！這地方不是我這野蠻人耽的地方！彩霞，我要帶着你的影子回到我的新疆，回到我的沙漠，帶着你的名子和我一起活下去！

——幕

（全劇完）





中華民國玖拾年壹月廿捌日 晴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八日初版

書名：雲彩霞

著作人：李健吾

發行人：屠玉庭 蕭傳芳

發行者：寰星圖書雜誌社

上海總店：北蘇州路德安里三弄五三號

電話四一三五九

武昌分店：武昌胡林翼路一六六號

經銷處

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五洲書報社  
上海聯合書報社  
上海生活書店  
台北市春秋書店  
杭州東南圖書公司  
漢口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基本定價：國幣八元

國家圖書館



002572989

